

黑森林

還珠樓主

還珠樓主著

黑
森
林
(大)

新流書店印行

黑森林 還珠樓主著

一已出六冊 每冊基價四元五角

六冊基價四元五角

烽火忠魂 鄧因著

一每冊基價四元五角

白雲窩 翟潛息著

一已出兩集 每集基價四元五角

二集基價四元五角

劍門俠女 鄭因著

上鄭證因著 九冊全

基下價一冊全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

黑森林 第六集

著者 還珠樓主

出版者 新流書店

上海新大沽路506弄96號

經售處

育才書局 百新書局 正氣書局 勵力出版 廣文書局 匯昌印書 元昌印書

外埠各大書店均有代售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黑森林 第六集

一 誤遇食人苗力盡筋疲，又臨絕地

前文符雙珠和雙玉路清，在黑森林飛泉崖，遇到地震，中途分散，頭目事前，滾落潭中淹死，阿成還未尋到，同行八十壯士，夜出採荒，也無一人回轉，祇剩雙珠，孤身一人，連經奇險，九死一生，好容易附身危峯絕頂，石角之上，候到地震平息，天降大雨，火山火海，相繼陸沉，被大雨熄滅，冒着狂風暴雨，援到峯底崖洞之中，半夜醒來，又遇大羣馬熊，冒險逃出，重又孤身一人，深入黑森林深處，本意去往楠木林，尋那男女隱士，中途又遇毒蟒惡鬥，幾乎送命，後又用毒箭，將蟒射死，前途光景，越發黑暗，到處蛇獸伏竄，異聲四起，提心吊胆，受盡險阻艱難，走了兩日一夜，不曾眠息，最後聞得野人吼聲，隱隱傳來，跟來趕去，在森林中尋到一座崖洞，在洞口崖壁，上下苔痕中，發現人手脚印，又聞到臘肉香味，試探着掩將進去，見天已是第二日的黃昏，人也力盡筋疲，行動皆難，勉強將餘糧，吃了半飽，發現洞口外面，掛着中途地震，失去的臘豬腿，心中驚喜，生出希冀，誤以為當地離楠木林近，洞中野人，必與羣

兩異人相識，見豬腿跌向火中，四顧無人，剛代拾起，猛覺一股急風，由身後撲到，精力疲憊之餘，想要閃避，已是無及，當時祇覺兩條毛手，由後撲到，連肩帶臂，宛如上了一道鐵箍，掙了兩掙，不曾掙脫，隱聞羶氣撲鼻，回臉一看，乃是一個頭髮蓬鬆，滿臉花紋，獠牙森立，活鬼一樣的中年苗婦，身旁還立着一個，年紀較輕，肩上插着兩柄木桿石矛，腰間圍着一塊獸皮，上插兩柄形如新月的苗刀，通體赤裸，除腰間一片獸皮外，祇頭頸上，圍着一圈奇怪的樹葉，上面掛着好幾串石子、人骨、玻璃、翠玉、獸角之類珠塊，從頭到脚，周身佈滿花花綠綠的條紋，連兩乳也和口袋一般，露在外面，上用獸血塗紅，看去真和凶魔惡鬼一樣，身材也較尋常苗婦，高大凶悍，雙珠生長邊荒，各種生熟苗蠻，俱都見過，像這樣野蠻醜惡的人類，尙是初見，知道一時疏忽，遇到森林中的食人生苗，爲數決不止此兩個，自己走了兩日夜，精力業已用盡，這類力大無比的野人，如何能敵得過，疲乏之餘，一定無力掙扎，先頗驚惶，幾乎昏昏過去，繼一想，此時愁急無用，祇要當時，不被生吃，稍一鬆手，便有法想，正在連聲急叫，連用各種蠻苗言語，想要解釋，那兩個苗婦，老是野獸一般，怒吼不休，一句也聽不出，人却始終不放，雙珠也真機智胆大，孤身少女，遇此奇險，身落野人手中，當時雖然驚慌，轉眼便把心神定下，念頭一轉，率性不與強抗，四肢一鬆，忽聞羶氣越濃，

二次回顧，又嚇了一大跳，原來身旁一個，業已走開，身後女凶苗，竟張開一張獠穢難聞的大嘴，要朝頭頸間咬來，雙手連膀臂，均被束緊，無法掙扎，自知命在頃刻，轉眼便要被這野女人，活活咬死，一時情急心慌，也就不暇再計別的利害，忙把頭一偏，身子往旁一掙，先避開身後來勢，再返身一挺，那女凶苗，本來認定雙珠，是他口中之食，又見對方，無力掙扎，越發鬆懈，沒有防備，準備一口，先將頭頸咬破，飽餐一頓人血，再吃人肉，沒想到困獸猶鬥，何況雙珠，練有一身本領，雖當長路奔馳，疲倦不堪之際，到此生死關頭，無論什人，也必拚命，自然生出一種抗力，他這裏祇顧頭往右咬，冷不防被雙珠施展全力，拚性命往左一歪，一下咬空，雙珠脚便分成了一個人字，右脚業將離地，幾乎站立不穩，同時，雙珠動作更快，就這一偏之勢，突然身子往下一縮，再往上一挺，把頭一抬，上面拚受點傷，照准敵人下巴猛撞過去，同時，右脚猛力照敵人襠裏，往上反踢，耳聽身後，一聲怒吼，更不怠慢，就勢上半身，又猛力往前一甩，身後凶苗，乃是一個女會長，本住森林深處山谷之中，前日地震，並未波及，爲了追獵野獸，遠道起來，共有男女好幾十個，都是凶野殘暴，毫無人性的食人凶苗，偶然聞得肉香，尋來此地，恰巧燒肉的人，出獵走開，便同埋伏四面，想等那人回來，一同擒回生吃，雙珠一到，誤認是烤肉人，立時偷偷掩上前去，這類野人，專一

肉強食，互相殘殺，旁立那個女凶苗，和會長力氣差不多，雙方平日，時起爭鬥，兩不相下，誰也不能奈何，無形中做了第二個首領，這時，剛剛離開，旁邊埋伏的，尚有多人，均懼這兩個爲首野人的凶威，無論何事，都這兩人佔先，不聽呼喊，誰也不敢走近，身後凶苗，本就孤立，爲了凶暴太甚，性喜殘殺，連他部落中最珍貴的男苗，雖然受逼，做他面目，也多不敢與之親近，這時祇剩孤身一人，旁邊還有一個暫時相安，暗中虎視眈眈的強敵，依然一意孤行，沒有戒心，得到美食，仍想獨吞，另一凶苗，因他緊抱雙珠不放，既未招呼同伴，也不喊人相助，又見所擒少女，不像以前擒到的人，祇一擒住，人便嚇昏過去，就未昏死，也禁不起這攔腰一勒，對方雖未掙脫，却在大聲怒吼，聽不出說些什麼，人也不會被他甩倒，尙在相持，心疑對頭，近來勇力減退，連這樣一個比他瘦弱得多的小女孩，都弄不倒，勾動平日仇恨，業已犯了凶性，他却一點不以爲意，身隨雙珠一歪，剛在怒吼，猛覺啞的一響，下顎先被雙珠的頭，撞了一下重的，連牙齒都被撞斷，順口流血，其痛非常，當時暴怒如狂，正待大發凶威，把人撕裂，生吃下去，心念才動，冷不防下身，又被雙珠，反脚跟踢了一個又重又准，小肚皮上，好似中了一下鐵錘，五臟皆震，凶苗多大蠻力，也禁不住，剛怒吼得半聲，上半身往前一衝，已由敵人頭上，倒甩出去兩三丈，直落離地好幾丈的石崖之下，凶苗下部，

本已受了致命重傷，那再禁得起這一甩，吧的一聲，落到崖下盆地之上，連聲也未出，便是死去，雙珠力也用盡，身上雖似脫了兩道鐵箍，輕鬆已極，人却頭暈眼花，站立不穩，晃了兩晃，雙脚一軟，便跌坐地上，喘息不止，心也累得怦怦亂跳，略一定神，猛想起凶苗野人，不止一個，這裏如何能夠久停，剛伸手一握腰間寶劍，想要縱起，一面伸手去取弩箭時，不禁又驚又急，心胆皆寒，原來人太疲倦，方才這一拚命，用力過度，非但周身酸麻，四肢棉軟，不能起立，手還抖個不停，連寶劍都把握不住，如何能夠應敵逃走，同時，瞥見面前，立着兩條怪蟒一般花綠綠的毛腿，再往前面左右，上下一看，旁立另一凶苗，業已去而復轉，這還不說，最可怕是，就這轉眼之間，左右前後，業已佈滿同樣食人凶苗，少說也有四五十個，男女都有，做一團圍在自己身旁，內有幾個，就立在崖邊斜坡之上，共總沒有幾句話的工夫，不知怎會突然出現，但都不曾近前，另一女凶苗，立得最近，也有六七尺之隔，噙着一張醜嘴，望着自己，神態猶厲，不在方才死苗之下，先想，我命休矣，後覺單是害怕，並不濟事，此時逃走無力，還須另打主意才好，按說我殺了他們一人，凶苗應爲同類報仇，如何將我圍住，沒有動靜，祇是傻笑，也無一點表示，面前這個女苗，頭插鳥羽，頸間所掛各色小珠甚多，想是一個爲首的人，如何他人被我所傷，一言不發，目來苗人尙力，身後凶苗，力氣甚

大，裝束和此人也差不多，必是他們勇士和會長之類，也許此舉，已將他們震住，雙方言語不通，無法會話，此時如能起立，事便好辦得多，偏是寸步難移，身子都抬不起，這便如何是好，正在愁急，暗中戒備，一面留神查看，剛看出這般食人凶苗，女多男少，除爲首二女凶苗外，餘人裝飾，均無這兩人的多而且好，對面女苗，像是會長，形貌雖然醜怪，周身血污狼藉，羶穢之氣，中人欲嘔，但有滿面笑容，好似高興非常，不像懷有惡意，心中一動，方覺所料不差，又有了一線生機，祇想不出交談方法，手脚又是那麼虛軟無力，心正盤算，忽見兩個男苗，由旁邊人叢中，俯着身子，戰兢兢跑將過來，到了凶會身前，故意尖着聲音，朝凶會，鬼叫也似，低聲說了幾句，那麼兩個凶野猜惡的男苗，不知怎的，胆小害怕，說時，雙手不住交拜，所說的話，也是尖聲尖氣，聽去似在發抖，內一男苗，搶着把話說完，凶會理也未理，忽然怒吼一聲，男苗好似心胆皆寒，嚇得連滾帶爬，倒退回去，因是受驚過甚，退得太慌，一不留神，撞在旁立另一女苗身上，對方好似看他卑賤膿包，有氣頭上，揚手一掌，打翻在地，神情越發狼狽，回立原處，滿臉都是憂懼之容，另一男苗，也和前一個同樣胆怯，說完之後，不住搖頭晃腦，裝出一臉笑容，眼珠亂轉，見凶會不會發作，胆子漸大，便試探着湊了過去，女凶會好似歡喜那人，先裝不睬，忽把兩隻怪眼一轉，拋了一個眼風，男苗立時

受寵若驚，俯着身子，湊得更近，單腳跪在凶會身前，先試探着，伸出那雙又粗又大，血污狼藉，業已積成老斑的毛手，輕輕撫摸凶會那條蟒蛇一般的毛腿，連摸了兩下，女會未動，越發得意，忽然猛力一撲，捧起女會一條腥穢不堪的大毛脚，先放在鼻上，拚命親了幾親，跟着，便似發狂一般，緊抱懷中不放，一面仰首，望着凶會，露出萬分乞憐獻媚討好之意，凶會始而連拋凶睛，做出又猜又怪的媚笑，後來，想是情熱如火，不能再裝下去，猛回手一把，將地上跪的情人抄起，男苗立即就勢往前一撲，就此雙雙緊抱一起，拚命親熱，那花花綠綠，帶有滿身血污腥穢的前後胸和肩膀，還在不住震動，起伏不已，看去情熱已極，男苗立時驕傲起來，（讀者閉目試一比較，此等醜惡的求愛方式，以前是否常時見到，不過服裝之分而已，）旁立羣苗，男的都帶着妒羨之容，低着個頭，不敢仰視，女的却帶着貪饞的目光，望着那個男苗，也有得而甘心之概，雙珠不知當地，男少女多，獵取人畜，採掘食物，一切勞力之事，多是女人動手，男人吃飽無事，終日嬉遊，專供這些有勇力的女凶苗縱淫作樂，此爭彼奪，常起凶殺，男的事以取媚女苗自傲，誰凶威強就歸誰，這兩個本來都是先死女會，用暴力霸佔住的情人，凶頭一個，以前胆小，恐遭殺身之禍，不肯與這女會勾通，成了死會禁戀，以致懷恨在心，末了這個，比較奸猾，兩面討好，稍有機會，便向女會，暗送秋波，前會一死，

立時得志，才鬧出這一場活把戲，方覺山中生苗野獍，雖極凶野，如何這一羣，如此醜惡污穢，女凶會和那男苗，對面撲抱，說了一陣，忽然兩聲怒吼，人便散開，祇女會和手下男會，一個未走，餘者全都同聲歡呼，連縱帶跳，往坡下如飛馳去，隔不一會，便見先死凶會，已被人脫去所圍獸皮，一絲不掛，前後四人，分抬手脚，頂在頭上，一路歡嘯吼叫，走了上來，到了女會面前，慘事立時發生，由女會爲首，上去一口，咬住死會咽喉，做了一個形式，跟着，便相繼上前啃咬，有的並用鈍刀亂割，不消片刻，人便吃光，雙珠見這殘忍慘狀，萬分憤急，無可如何，對方暫時雖然未下毒手，這類凶殘無比的野人，到底難測，衆人如與死會有仇，自己無意之中，代他報復，因而生出好感，或是尊重自己的勇力，照着生苗野獍習俗就不加害，也未必隨意放走，逃是精力不濟，打是寡不敵衆，端的左右兩難，不知如何是好，待了一會，勉強起立，手也不再發抖，四肢仍是無力，因想不起用什方法應付，率性把心一橫，一手握劍，一手按着弩筒，準備對方，如無惡意便罷，否則，率性用毒箭，再殺他幾個示威，也許能夠嚇退，好在這類凶野殘忍的生苗，已無人性，爲了自衛，殺他幾個，也非罪過，真要不行，到了勢窮力竭之時，再行自殺，免得受那生吃之苦，想到這裏，心胆立壯，精力也似稍爲回復了些，見死會已被吃光，連白骨也被拆散，剩下一個死人骷髏，上面還有鮮血，

被女會捧在手裏，歡聲吼嘯了一陣，掛在腰間，得意洋洋，朝着男女羣苗，重又厲聲怒吼，也不知說些什麼，羣苗立時同聲歡呼，對着凶會，雙手朝上，交拜不已，剛看出羣苗，被他凶威鎮住，衆心歸附，做了會長，內有幾個男苗，業已相繼試探着，湊向他的身前，不住尖聲尖氣，連唱帶叫，有的並取出人骨獸角，和竹管之類，嗚嗚亂吹，聲甚刺耳，實在難聞，對方却是興高采烈，喜躍如狂，心想這類狼虎不如的野人，又蠢又醜，形態醜惡，那似人類，還是早打脫身主意爲妙，剛想開口比手式，探詢他的意思，忽見凶會，厲吼了幾聲，朝自己一指，心方一驚，男女羣會，已做一團，圍將過來，急怒交加中，料知不能善罷，暗忖，擒賊擒王，先將凶會打死，雖好得多，但是一箭不能射中要害，自己精力疲倦，這羣苗人，祇往上一擁，便非糟不可，最好先把逃路看准，再打主意，祇要有一可以防禦之處，便非無望，正在四下張望，見那地方，離下面有好幾丈高，寬祇數丈，最仄的才祇丈許，除却冷不防，順着那條斜坡，衝往下面，或者還有一綫生路，否則，一面是那石洞，決難穿洞而逃，下餘兩面石崖，祇當中一條，由上到下，寬仄不等，高低錯落的陡坡，平日自然不在心上，此時精力交敵，那有這樣勇氣，何況這些野人，從小生長森林荒山之中，攀援縱躍，捷如猿猴，練過輕功的人，也未必都有他快，更有長力，此時除却一舉便將他制服，就此逃走，決無希望，正在囂中

叫苦，心情萬分緊張之際，忽然發現，四外凶苗，都是離身丈許，和方才差不多，便即止住，祇有幾個，因崖口太仄，離得最近，相去也有六七尺，就這樣，那股血腥羶穢之氣，也是聞之欲嘔，同時，聞到一股焦香，側臉一看，方才那兩條臘腿，一條被自己放在一邊，另一條離火較近，早已烤熟，還焦了半邊，這羣凶苗，始終無人去動，猛觸靈機，一面緊握弩箭，暗中戒備，一面壯着胆氣，朝凶會面前，走了兩步，連說帶比，說了幾句，見凶會未動，越發胆大，正在大聲比說，凶會好似不懂，也用手比嘴說，雙方對比了一陣，都不明白對方心意，最後凶會，把手一揮，叫了幾聲，人圍立時縮小，擠成一環，仍不靠近，祇將雙珠，圍在當中，後面的半環，便將手中刀矛竹槍之類兵器舉起，作出威嚇之勢，前面半環，却未動手，由凶會爲首率領，不時回顧，往坡下走去，雙珠看出要他同行，因覺對方，野蠻凶暴，前後經過，已有個把時辰，自己那樣厲聲大喝，連說帶比，業已露出如不放走，便要拚命的意，雖然言語不通，厭惡神情，當可看出，凶會並無怒意，也未指揮手下，行凶侵害，搶奪身邊包袱，可見暫時祇是不放自己上路，還無害人之意，此時如逃，定必激出變故，再說精力未復以前，除却對方自願放走，想要脫身，直比登天還難，不如權且依他，到了他的巢穴，再打主意爲是，又想起那兩條臘腿，這類野人，不論人獸，都是生吞活嚼，人這樣污穢，所居更不知如

何辦法，漫說沒有自己吃的東西，就有也難下嚥，方才因覺人的口味，都差不多，這些野人，不過沒有開化，不知熟的好吃，想借這兩條臘腿引逗，使其發生好感，比了一陣，還是不懂，此時人都起身，那兩條臘腿，却丟下不管，也許不願聞這焦香的味道，業已棄去，自己正沒有吃的，看這凶會，除最後爲了言語不通，好像有點發急而外，始終都是那癡醜笑，何不試他一試，如能帶走，不問脫身與否，暫時總有好幾頓，不致於沒有吃的，主意打定，因恐發生誤會，先跟着走了幾步，看出凶會，見他隨行，面上重現笑容，還不知道前途凶險，對他並無好意，比那生吃之慘，不在以下，誤以爲先前料中，對方祇要留他在此，並無傷人之意，祇要當時不死，睡過一夜，養足精神，休說共總數十個凶苗，再多幾倍，憑自己一身武功，也能逃得出去，想到這裏，心胆又壯，往前搶了兩步，正趕凶會，回頭觀望，二次再用手比，指着那兩條，半焦的臘豬腿，連說帶比，初意，凶苗仍和方才一樣冥頑不靈，那知這次，對方居然會意，比了幾次，便往回退，仍是一個人圈，把雙珠圍住，走到臘腿前面，又叫又比，似問雙珠，是否將這東西帶走，却無一人代取，那臘腿每條有十來斤重，祇有一條，缺掉一塊，被火燒焦，也不知是人啃刀斫，雙珠看出凶苗，不肯代拿，猛想起小時聽父親說，深山之中，有一種野人，非但仍是茹毛飲血，并還畏火，奉火爲神，凡是經火燒過的東西，那怕鐵

死，也不肯吃，否則，凶會既以客禮相待，絲毫不會動強欺逼，就是末了迫令同行，也是雙方，言語不通，出於無奈，除先殺女凶會外，更無第二人近身，按情理說，必定代我拿走，如何立得遠遠，手都不動，見餘火已盡，本心也嫌這般野人污穢，便親手提了豬腿，一同往下走去，下面乃是大片盆地，雖然到處長滿灌木野草，但有無草之處和石地，路甚平坦，約有三四里方圓，橫斷過去，面前現出一條溪流，寬達兩丈，水勢甚急，溪面上大大小小，橫着幾條樹幹，都是浮擱兩岸的獨木，沒有絲毫繫住，樹身多半滾圓，稍爲用力，便可推動，鬚頭和兩面的人，業已走上，凶會似因這類獨木橋，又圓又滑，溪水深而且急，恐雙珠無法通行，特命兩人，用手中竹槍做扶手，懇叫雙珠，扶着過去，雙珠暗笑，休說這樣粗的獨木橋，祇有一根套索，便可踏以飛渡，如在平日，精力好時，縱也縱將過去，含笑把手一搖，稍爲提氣，從容走過，比那一夥凶苗，走得更穩，覺着人好一些，精力還是疲憊，方才還想再留一頓餘糧，又未吃飽，越聞那臘肉越香，到了對岸，拔出身邊小刀，削去外面烤焦之處，吃了兩塊，暗中留意，見衆凶苗，俱都面現厭惡之容，越知父親，昔年所說，正是這類野人，且喜沒有和他客氣，否則，還要犯禁，都在意中，估計單這些臘肉，也可吃上好幾天，何況這一帶，都是盆地山野，前面雖有樹林，行列均稀，像森林中那樣千年古木極少，無論如何，山糧獸

肉，總可取到，溪水甚清，水源又遠，支流必多，前途飲食二字，已可無慮，祇要臨機應變，能將這些凶野無比的生苗，對付過去，再能通他語言，非但無事，并可因他尋到楠木林，也在意中，心正打着如意算盤，忽然想起，凶苗既不肯吃燒熟之物，這兩條豬腿，何人燒在那裏，這東西又是我兄妹三人，由小江樓帶出之物，記得放在飛泉崖頂，後來地震，便未顧及，竟在這裏出現，相隔這遠，莫非妹子和路清，和我一樣心思，想要會合一路，不知由何處繞來，這兩條臘腿，和包袱一樣，不曾陷落地內，或是地震時，飛落林中，被他二人，無心發現，來此烤吃，不料被這一夥凶苗掩派，將他殺死生吃，方才遇險時，情急心慌，又被凶苗圍住，不曾查看附近，有無血跡，也未見有死人骷髏，雖拿不准是否遇害，可是死會身上，血腥之氣，撲鼻難聞，新立凶會，更是血污狼藉，事情實在可慮，越想越像，不由情急起來，雙方言語不通，空自悲憤，前面樹林，業已走完，山形越發險惡，再走半里來路，便是一條山谷，兩崖壁立，排空直上，上下都是暗紅色的禿石，寸草不生，谷徑並不太仄，爲了兩面崖高，景物本就陰森，夕陽業已落山，餘光反映，照在東面崖頂之上，簡直成了一片血影，下面更是暗沉沉的，連面目都看不真切，冷風颯颯，一陣接一陣，迎面吹來，同行又是這類野蠻無比的吃人生苗，更使人增加恐怖之感，方想，這類高崖深谷，草木不生的陰森所在，決不會有

什生物棲息，山中生苗，都喜住在水草繁茂，蛇獸往來之所，如何會住在此地，忽然峯迴路轉，右側現出大片平野，雖祇二三十畝方圓，石多土少，但是山形雄秀，並有瀑布溪流，左右環繞，有土之處，十九花竹叢生，果樹成林，風景十分清麗，靠崖一面，怪石如林，參差羅列，高下相間，由崖脚起，一排高一排，直到崖腰，彷彿一片奇大無比的天然台階，被巨靈斫出許多裂縫，千形百態，大小不一，又似一束亂柴，由低而高，挺立地上，短的在前，長的在後，合爲奇觀，所有崖隙石縫之中，俱長滿了蘭花，崖石又都其白如玉，其青如翠，有的更像水晶瑪瑙一樣，殘陽餘光，斜照其上，幻爲麗彩，加上長葉披拂，幽蘭吐豔，臨風娟娟，異香馥郁，風景之好，簡直難得見到，這些斷崖怪石的盡頭，崖腰以上，山石又是一片暗紅，休說草木，連苔蘚都未見到一片，這些野蠻的凶苗，便住在崖腰上面，大小崖洞之內，祇當中平崖，較寬之處，用樹枝樹葉，野草之類，搭了一個兩丈方圓高祇過人的窩棚，亂糟糟的，一點也不整齊，到處染滿污血，崖脚一株兩抱粗細，高達十丈的枯樹上，還蟠着一條大鱗皮，由上半盤起，直達崖腰窩棚外面，危石之上，蜿蜒如帶，鱗光閃閃，看去直和真鱗一樣，幾乎被他嚇了一跳，此外樹上，還掛着好些人獸頭骨，最大的竟有一抱以上，也看不出是何猛獸，人骷髏也有八九十個，高高下下，掛在那裏，凶會一到，厲吼了兩聲，人便散開，洞中

還有三四十個老弱婦孺，也戰兢兢鑽將出來，朝凶會雙手朝上，交拜不已，凶會連理也未理，昂着個頭，一手挽着一個新歸附的男苗，身前身後，還跟着好幾個，如蠅附羶，爭先獻媚，追逐不捨，當前兩個，早搶先往窩棚中鑽進，凶會到了棚外立定，回身解下腰間死會骷髏頭骨，看了又看，重又掛上，厲聲怒吼了一陣，然後滿面笑容，趾高氣揚，左擁右抱，同了那夥男苗，往那共祇六七尺方圓的窩棚口中，鑽將進去，跟着，便聽裏面，歡呼吹唱之聲，另有兩個男苗，帶着滿面驚懼之容，各用大片樹皮，托了好些血淋淋的東西，也不知是人肉，是獸肉，相繼鑽將進去，裏面早已亂成一片，時聞凶會，呼吼歡嘯之聲，彷彿快活已極，隔了一會，又聽一聲慘嗥，後捧肉進去的兩個男苗，忽有一人，忘命逃出，連跳帶迸，一路飛馳，滾轉而下，剛到崖腳，便朝石縫中，鑽將進去藏起，下面還有好些男女凶苗，都在同聲歡嘯，亂唱亂跳，吹那牛角竹筒，他却嚇得連大氣也不敢出，另一個送肉的，正是先向凶會獻媚的男苗之一，沒有出來，又隔了頓飯光景，忽由棚內，扔出好些死人骨，另一男苗，全身赤裸，拿着一個骷髏頭骨，趕向樹上掛起，朝下面得意洋洋，吼了幾聲，重又奔回裏面，歡呼吼嘯之聲，野獸也似，一直不曾停止，下面凶苗，吼嘯牛角之聲，與之相應，吵得雙珠，頭腦生疼，無計可施，幾次想尋一個女苗，和他用手式探詢，不料用盡心思，三任大聲疾呼，

手比，也是置之不理，可是這般凶苗，也不過來，到後，相隔更遠，最近的，也有一兩丈，雙珠不知身在對方監視之下，性命已在旦夕，祇等明日，天色一明，便要活活燒死，還以為對方，因他殺死前一凶會，留有好感，祇想留他，住上些日，以客禮相待，也不知窩棚中，吵些什麼，本覺這般食人生苗，野蠻污穢，從所未見，相隔老遠，便臭得薰人，不願與之接近，難得凶會到後，說了幾句，帶了所愛男會，身往崖腰走上，人已散開，並未逼他同上，覺着這樣最好，再等片刻，看出無事，率性睡他一覺，養足精神，趁早脫身為妙，當地山石，都是平頂，崖腳對面，孤立着一塊，最是乾淨，沒有血污，離地也祇六七尺，先試探着，縱身坐上，暗查凶苗，沒有表示，率性臥倒，人雖倦極，落在這等野蠻凶險，令人難測的食人凶苗手中，心終不安，不敢就睡，先後又等了一個多時辰，老想等那凶會出來，有了待客表示再睡，幾次想將包袱中所剩，準備送與蠻苗的彩線，五色晶珠，銀針之類取出，作為禮物，均覺這般人，性太凶野，身上腥穢，又有奇臭，萬一發現這類心愛之物，羣起爭討，無法應付，重又中止，誰知凶會一到，便鑽在窩棚裏面，始終不曾走出一步，心中不安，那敢闖眼，正在苦盼，忽想起天早入夜，這裏月光，被山頭擋住，還未照到，為何不顯黑暗，尤其崖下一片，更像點有燈火一樣，是何原故，隨聽兩聲極輕微的爆音，側身回頭，往後一看，原來方才來

時，天已黃昏，祇願留神凶苗動靜，不會查看當地形勢，沒有注意後面，這時看出，離開身後十來丈，是一大片廣場，方圓數畝，都是石地，草木不生，當中却有一片高祇丈許，廣約數丈的石岡，平台也似，隆起地面，台上生着一堆大火，台下放着許多丈許數尺不等，去掉樹葉的樹枝，枯木，樹幹之類，旁邊還有四個一絲不掛，貌相猶惡，身材高大的女凶苗，輪流不斷，將那最細也有一尺的樹幹，往火中放落，另外兩人，正用山藤，編製兩片寬約兩尺，長約六七尺的藤板，暗忖，這裏生苗，不吃火燒之物，此火必是爹爹所說，生苗供的神火，藤板上面，還有枝葉，編他何用，難道凶苗，用他待客，給我當床睡不成，猜想了一陣，實在疲倦得支持不住，心中祇管警惕，不知怎的一迷忽，就此昏沉睡去，也不知經了多少時候，覺着身被死會纏緊，壓得氣透不轉，耳聽鼓樂牛角，歡呼吼嘯之聲，暴雷也似，突然發動，震耳欲聾，猛然回憶前情，驚醒轉來一看，身上到處刺痛，面前似有東西擋住，人也彷彿臥在一片軟藤上面，上下夾緊，被人抬起，隨同歡嘯之聲，正在走動，雙珠本極機警，一覺形勢不妙，先不動強掙扎，將頭微昂，用額角撐緊上面藤枝，上下四面，定睛一看，不禁急急交加，氣憤已極，原來昨夜，被凶苗用毒草，由半睡中，迷昏過去，跟着，將他放在新編藤板之上，手脚全身，均用細藤野麻纏緊，上面再合上一塊，然後層層緊紮，準備將他，放入火中，燒死

祭神，直到天明，按照那野蠻的祭禮，用四個凶苗，高高舉起，圍着廣場，遊行歡唱，亂吹亂跳，藥性已退，人方醒轉，雖不知鬧的什麼把戲，照此行徑，雖料凶多吉少，還不知道當地苗族會長，平日雖極凶暴，惟他獨尊，生殺荒淫，無不任性，到了年老力衰，或有同類勇士，出來挑釁，與之角鬥，勝了自然被他和羣苗，生吃下去，威風越大，如被打敗，便要照規祭神，在他生前，用兩片藤板，上下綁好，放在火裏，活活燒殺，死人却是不要，如被打死，便須由新會長，在百日之內，搶來一個生人，祭神之後，方算真個做了首領，平日同類，祇管殘殺，未祭神以前，或將祭神的人擒到，有了祭禮，不論多凶，也不能殺一個本族的人，凶會和先死的一個，二雌爭長，先後惡鬥了兩次，都是未分勝負，大家力竭，惟恐第三者，乘虛而入，坐享現成，自願中止，死會自知年老，情願和他，同做會長，一樣享受，凶會偏是淫凶殘忍，又恨死會，霸着幾個男苗，不肯相讓，表面答應，暗中恨毒，無奈舊規，一經講和，必須經過九次月圓，才能再拚死活，心正氣悶，想不到會死在雙珠手裏，喜出望外，高興頭上，起初原有好感，雙珠並未料錯，不料內一男苗獻計，說死會已不能活，就此祭神，神必見怪，衆心也必不服，樂得現成的生人，再好沒有，不過此人，人小力大，那麼利害的會長，被他活活甩死，如其動手，凶會不上前，不能服衆，親自動手，萬一打他不過，豈不是

糟，最好逼他回去，不與動手，好在我們人多，此女必不敢強，如其不肯，動手不遲，這才起了凶心，就這樣，還恐雙珠利害，先用毒草迷倒，再將他搭往藤板之上，兩片合攏，全身綁緊，這時業快轉完五圈，再有幾丈路繞過，便要投往火中，雙珠睡了一夜，精力已復，因被燒殺的人，將來便是火神，所有衣物，祇要當時隨身，照例不動，非但包袱寶劍，不會取下，連那兩條臘腿，都放在藤夾之內，雙珠正在暗中用力，打算把手掙脫，取出寶劍毒弩，相機應付，忽然覺着一股熱風撲來，由藤板縫中，仔細一看，原來昨夜，所見火堆，比前更旺，已和一座小山也似，火光熊熊，濃烟滾滾，相隔不過數丈之遙，凶苗鼓吹歡嘯之聲，越來越盛，正抬了自己，往火前平台之上走去，猛想起老父所說，知要被火燒死，不顧疼痛，全身用力，一齊猛掙，剛把左手掙脫，抬的人沒想到他會此時醒轉，微一疏忽，就此側翻在地，雙珠周身綁起，連人帶藤板，一齊翻落地上，祇空出一手，藤又堅韌，無法用力，耳聽凶苗，同聲怒吼，目光到處，剛瞥見凶會，立在昨夜所臥平石之上，正在厲聲暴跳，心中憤極，怒火攻心，恰巧身邊弩筒，拔到手內，正想脫身萬難，等凶苗抬起藤板時，隔着藤縫，先將這女凶會射死，忽聽一聲長嘯，甚是洪烈，由遠而近，鼓樂吹唱之聲立止，緊跟着，一聲慘嗥過處，當時一陣大亂，便覺藤板，被人拿起，其行如飛，彷彿擋在那人身後，一路跳高縱矮，往前馳

去，百忙中，往外一看，不知由何處，來了一羣野人，都是男子，頭上亂髮蓬鬆，和苗差不多，却較乾淨，身材較矮，上下身都圍着一片獸皮，手持弓矢、刀、矛、梭鏢之類，人却不多，正和凶苗惡鬥，因是驟出意外，對方沒有防備，爲首凶酋，業由石上，仰面翻落，倒地不動，暗忖，這般野人，管他是什麼來歷，終比這羣食人凶苗，要好一點，否則，救我作什，心中一喜，一面用力，將右手綁繩掙斷，去摸腰間小刀，一面將弩箭，伸向外面，照准後面追來的五個凶苗，連珠打去，當頭兩個，面門上各中了一箭，首先慘號倒地，另三個雖未打中要害，這類毒弩，最是利害，中人必死，見血便難活命，指的人跑得又快，一路縱高跳遠，和飛一樣，不時還要取出腰間石彈，回手朝後打去，凶苗曾有三人，被他打中，都是腦漿迸裂，死於非命，晃眼之間，便被逃到谷底森林前面，那人身法之矯健，簡直從未見過，身上還橫指着一個當中夾得有人，雙層藤板，照樣輕如猿鳥，當時也未看清，祇覺身往上起，不知那人，用什麼方法，接連幾個攀援縱躍，人便竄到離地十餘丈高的樹幕之上，由此便在上面，踏枝飛馳，祇覺身子振動，和騰雲一般，因在那人背上，也看不出是否野人，連用漢苗語言，喊了幾聲，均未答應，雙手雖然脫綁，一則，上下藤板，纏繞甚緊，寶劍拔不出來，無法斬斷，二則，雙腳腰背等處，均有生麻細藤纏緊，急切間，也難割掉，并且被人指在身後，飛馳

在森林樹幕之上，對方走慣，練就獨門本領，自然無妨，這類疏密相間，剛柔不等，一望無邊的森林樹幕，多高本領，也難在上踏着枝葉，不斷飛馳，同時發現，那八九個野人，因身後那人，來勢太凶，搶了藤板就逃，并將女凶會殺死，跟着，又和自己，各用石彈毒弩，打殺了好幾個，對方人數雖多，似已害怕，紛紛驚退，這八九個野人，更不戀戰，各自搶了一些東西，隨後趕來，但都不見上樹，好似由森林之中竄進，已看不見，心想，野人均無此本領，能在樹頂飛馳的，祇此一人，先又發了一聲長嘯，雖與那日犀羣逃竄以後，兩次所聞不同，嘯聲都長，也許相隔太近之故，也許救我的，便是楠木林那兩位異人，或是他的門下，莫要冒失，此時殺他，雖極容易，祇將毒弩，反手刺去，立可成功，但是一個鑄錯，便難挽回，好在雙手，業已脫綁，對方如是凶苗一類，等他到後，必將藤板解開，那時相機應付，也是一樣，此時下手，就算容易，身在牠的背上，一同翻倒，夾在樹幕縫中，豈不進退兩難，念頭一轉，便將心氣沉穩，一點也不動彈，前面那人，始終沒有絲毫表示，雙珠暗中默算路程，至少也走了二三十重，那樹幕接連不斷，高一片，低一片，簡直沒有邊際，那人還在飛馳不已，忍不住又開了幾聲，那人居然回聲相應，剛聽出那是山中苗僮之類，口裏却說着零零落落，極生硬的話語，意似小娃娃，不要害怕，我不傷你，但也不能送你回去的意思，心中憂疑，身子忽

然往下一沉，因是一清早，又奔馳了一段，朝陽剛剛升起，沿途都有陽光，照在身上，不比森林以內行走，光景黑暗，先未覺着，落地之後，方始看出那地方，乃是森林中的一圈空地，雖有一片水塘，廣祇畝許，四外列着不少樹樁，粗均數抱以上，分明當地，也是一片暗無天日的森林，被主人將樹斫斷，開出這片空地，看去也有六七十畝方圓，那人一到，便用身邊的刀，將合縫之處割斷，綁繩也都挑去，雙珠綁了一夜，起初昏迷之中，還不覺得，落地之後，才覺四肢麻木，祇雙手稍好一點，行動皆難，旁邊恰有一個大樹樁，便先坐在上面，仔細一看，救他的也是一個野人，髮如繩結，披拂兩肩，除所穿獸皮外，并無別的裝飾，身量不高，滿臉都被鬚髮佈滿，色已花白，動作却是輕快已極，那兩條臘腿，已被拿去，笑嘻嘻立在身前，望着自己喘息，試用苗語，喊他老公公，先謝救命之恩，再問，此是什麼所在，離楠木林，還有多遠，怎會知他被困，前往搶救，老人始而微笑未答，竟是回身，往靠林一面走去。

二 飛行高樹頂林深水秀再現生機

雙珠回頭一看，原來老人，住在樹上，離地六七丈，樹幹中間，結有一間木屋，四面都是樹枝編成，上下再加木板建成，雖不知他，是何心意來歷，既不看守自己，又是

孤身一人，沒有別的同類，想必不懷惡意，因從乃父，行醫日久，頗知各種蠻苗風俗習慣，率性不去理他，一面整理衣履，活動手脚，一面查點兵刃暗器，和包袱中的衣物，居然都在，不曾遺失，正在暗中慶幸，老人已走了下來，手中拿着一些食物，和一個水瓢，湊到面前，要雙珠飲食，雙珠見那老人，少說也有七十左右，方才對敵，那樣凶猛，此時見人，神態却極善良，最難得是，連人帶所穿獸皮短裝，都是那麼乾乾淨淨，心中先生好感，便把水瓢接過，由包袱中，取出布巾，略爲洗漱，飲了幾口，二次又問，老公公，這是什麼地方，離楠木林，還有多遠，有兩位老公公婆婆，姓木，本領甚高，你可見過，老人好似以前學過漢語，因在樹林之中年久，多半遺忘，對於雙珠，又極憐愛，恐他不懂自己的話，心生驚疑，也是連比帶說，遇到遺忘之處，說不上來，便停上一停，略一尋思，想起再說，有時，還補上幾句苗語，就這樣，仍恐雙珠不懂，手中比個不停，雙珠看出這老野人，忠厚直爽，決無惡意，雖然不似再有危險，但聽老人口氣，雖未明言不許回去，但說當地，林深路險，常人決難通行，無論那一面，都走不出去，老人自己，和他族人，從未離山他往，森林之中，危機密佈，老人歡喜雙珠，不能看他涉險，那意思此時想走，決辦不到，幾次問他楠木林，都將頭連搖，好似從來去過，連方向都不知道，後來再三探詢，并將自己來意，和所尋道路，以及過境地帶，

過，一一說出，老人方始表示驚奇之意，因所說漢語有限，祇能互相會意，不能暢談。費了好些心計，方始問出自己，好似錯了途向，白受許多驚險疲勞，所說楠木林，老人雖未去過，也不知那地名，但照雙珠用樹枝在地上所畫圖形，必已走錯，否則，不等第二日，黃昏遇險，已該到達，分明林中昏黑，遇見馬熊之時，未先查明日影，又不曾苗人看星之法，以致越走越遠，由斜刺裏，岔將過去，後又問出，老人所居，離地震之處頗遠，前日地震，他也知道，并還爲此帶人前往查探，發現大片森林陸沉，陵谷變遷，與以前迥不相同，火山陷落下去，業已成了一片湖塘，因在歸途，無意之中，拾到三條臘腿，先分吃了一隻，後往附近林中採菓，生火燒烤，正準備事完烤吃，再往家走，誰知無意之中，發現兩隻猛獸，想要獵取，不料那東西甚多，幾爲所困，費了許多心力，才打到幾隻小的，正往回走，想起離開時久，肉已烤焦，好生悔惜，難得吃到這好東西，心中仍是不捨，趕往先烤肉的崖洞之中一看，臘腿不見，地上却散着好些死人骨頭，頭骨已被取走，知是食人生苗所爲，回憶以前，曾有兩個族人，來此採菓，失蹤不歸，幾經搜索，連尸骨都未找到一根，彼時便疑不是遇見大蟒，整個吞吃了去，便是遇見食人生苗，送了性命，如是野獸所爲，多少必要留下一些痕跡，如頭髮和所着皮裙羽毛之類，不應全無蹤影，本想發動族人，前往搜索，爲了這一帶，直徑相隔，雖祇三數

十里，如由下面森林之中通行，險阻甚多，好些地方，均要繞越，往來費事，不是所採山茶有用，輕易無人前往走動，後又選出兩個勇士，爲了當地，如有凶苗潛藏，一起凶殺，互相報復，非有一面，全數死光，永無了結之時，上來必須查明對方強弱，人有多少，方可下手，老人雖是一位退休的酋長，在本族中，最有威望，也最機警穩練，祇他作主的事，從來不曾吃過大虧，因此也最受人尊崇，力主慎重，查明再說，最後選了兩個勇士，往那一片森林，加細搜索，除却猛獸毒蟲甚多，并無凶苗形跡，幾次故意單身誘敵，想誘凶苗出現，均無所遇，可是去的人粗心，沒想到再往側繞走一兩里，便是凶苗所居山谷，凶苗照例，不往這面森林走動，快出林前，又隔着一條大壑，難於越過，稍一疏忽，就此忽略過去，由當地去往飛泉崖一帶，另有幾條往來之路，野人常去，并還發現過擺夷採荒往來，老人立有規條，除却來人，入境犯禁，在外相遇，無故決不去惹人家，對方人數又多，因此不會對面，當日如非地震山崩，形勢大變，歸時老人這一路，嫌沿途險阻太多，不願再走原路，也不致於走到那裏，等到發現臘腿失蹤，和地上血跡，又聞出凶苗所留的血腥氣，想起前事，正待往前跟蹤，就便查看當地，有無凶苗藏伏，忽然遇到一個擺夷，先見老人，同了十來個同族一路，還在顧慮，掩伏一旁，不敢冒失，上前相見，恰巧有一同去的野人，去時在火山附近，受了點傷，人又自

恃胆勇，不願跟隨另一群人回去，走到溪水旁邊，沒有過橋，欲往溪邊飲水，忽然傷重毒發，疼痛難當，這時，月色早上中天，老人業已看出凶苗去路，并還拾到幾片用刀削掉的焦肉皮，仗着多年來練就的靈敏五官，伏在地上，細一觀查，非但看出凶苗所留腳跡，并還知道人數多少，計算祇有四五十個，內中好似還有一個漢家女子，脚印祇六七寸長，沒有趾痕，心中奇怪，決計探個水落石出，同時發現，山口側面的森林，正是以前失蹤人的來路，這類野人，比起凶苗，又大不同，雖然生長森林之中，強健多力，野蠻凶悍，但最愛羣，自家同類，極少爭鬥，如有一人，爲外敵所傷，便認作生死之仇，不報復不止，下手雖極殘酷，却最講理，人不犯他，決不犯人，便有外族的人，誤入他的境內，祇不犯他禁忌，也以客禮相待，一經發現凶苗蹤跡，料知以前，死了兩個同族，多半凶苗慘殺，立時激怒，一面分人，趕回報信，一面在老人率領之下，同往前面趕去，竟將那人，落在後面，等到傷重難行，勉強由獨木橋上，連爬帶走，到了對岸，人已不支，剛想喊援，忽見後面，趕來一個擺夷，向他警告，說前面便是食人凶苗窟穴，我剛由那裏來，有一漢家女子，被他騙去，困在那裏，如其有人，救他出險，將這些凶苗除去，必有好處，一面取出小刀，代將毒刺挑去，敷上所帶傷藥，轉眼之間，痛苦忽止，這類野人，最是知恩感德，便向那人，要什酬報，擺夷答說，不要酬報，祇

請你們相助，將那漢家女子救走，將來我們，還有報答，那人便說，自己奔走不快，可將胸前所帶人骨信符拿去，追上前面老人，向其請求，并請分出一人，助我回去，你要什麼，他都可以答應，擺夷和那野人，也是言語不能全通，全仗手比會意，立照所說，追上老人，告知前事，老人因見前途，山形險惡，凶苗蹤跡，雖祇四五十個，谷中人數多少，還不知道，自己共祇十來人，恐因人少吃虧，想等援兵，快到以前，方始發難，先分兩人，往探虛實，自己帶人，藏在外面，剛剛停當，便被擺夷尋到，一聽通體不過七八十人，心便放了一半，又知對方，愚蠢非常，女多男少，女苗威權最重，仰看月色，業已西斜，預計天明前後，援兵必可趕到，率性大舉發難，驟出不意，將其除去，因感擺夷，相助之德，便令一齊，隨同下手，擺夷先祇知道凶苗吃人，雙珠被他騙去，人臥石上，恐被警覺，平白送死，想等半夜人靜往救，又因腹中飢渴，出來覓食，不料剛一過溪，便見野人尋來，內一老人，不時伏地，聞嗅查看，先當雙方仇敵，意欲相機利用，乘其互相惡鬥之時，抽空下手，將人引走，一聽要到天明，大羣人到，方始發難，雖覺雙珠，好好的臥在石上，不像當夜被害神情，心終不放，便和老人說，二次往探虛實，到後一看，人已不見，安靜靜的，也無凶殺痕跡，可是這夥食人凶苗，彷彿通宵不睡神氣，下面廣場上，尙有二三十個，有的添火，有的爭吃生肉，旁邊還殺了兩條

山羊，半山腰上，更是鼓樂聲喧，和凶會縱淫歡嘯之聲，一直未停，不時還有男苗，捧了飲食之物，往窩棚中鑽進，所生火堆，火力更旺，照得當地，又紅又亮，再往前走，非被發現不可，心想，雙珠本領甚高，逃走雖然可能，看凶苗意思，當夜決不放手逃走，再說，也不認路，如真逃走，凶苗就是開頭沒有惡意，也必生疑，不會這樣安靜，方才所見，幾個手持兵器，形似防守的女凶苗，也一個不會走開，越想越怪，那綁雙珠的藤板，業已供在火前，被那當中大石擋住，擺夷沒有看出，在暗影中，等了些時，見無動靜，祇得回轉，先探虛實的兩個野人，業已先回，老人正在憤怒，又分一人，往催援兵，就便送那傷人回去，已走了半個多時辰，擺夷還不知道利害，後聽老人，連比帶說，才知雙珠，被凶苗用作祭品，天色一明，便要用火燒死，當時悲憤填膺，急怒交加，力請老人往救，老人笑說，我的人還未全到，這類凶苗，雖然能勝而不能敗，猛惡已極，他們人多，如何爲救一個漢家女子，白送幾個人的性命，并問擺夷，漢女并非同族，爲何這樣情急，擺夷以爲野人好利，便說，此女武功甚好，賢道尤爲高明，能夠起死回生，如能救走，那好處和利益說他不完，老人還是不願傷他同族壯士，不肯去拚，正在爭論，擺夷仰望天色，離明不遠，厲聲跳脚，說了幾句，便拔出刀來，往谷中飛馳，準備自往拚命，走時并說，雙珠是個好人，救過他的性命，非報恩不可，死也願

意，剛剛跑出不遠，老人忽然率衆追上，說我援兵就到，并且是由谷底森林那面趕來，正好兩面夾攻。不過凶苗，人數多少，還拿不准，爲了前日地震，我們的人，分好幾路來，同來的人不多，方才得報，祇有十餘人在家，餘者都是老弱，沒有同來，先去兩人均通生苗語言，業已探明，我們以前死的弟兄，便是這爲首凶苗所殺，越發饒他不得，我雖年老，精力未衰，能由樹枝頂上行走，凶苗人多，暫時還許殺他不完，如與硬拚，太不值得，我已傳令，命人繞往前面送信，叫新來的人，埋伏林中，我們掩到裏面，等他快要行禮之時，出其不意，先將爲首凶苗殺死，我搶了那漢家女子，往森林那面，殺將出去，好在相隔不過半里遠近，你們不可戀戰，殺得一個是一個，等他追入林內，伏兵立起，兩下夾攻，他不知我人數多少，定必驚慌逃回，等到另外兩路的人，得信趕到，再照我所說，四面包圍，全數除去，一舉成功，永絕後患，方爲上策，千萬冒失不得，擺夷隨同衆野人，往暗谷中掩進，邊走邊說，前段谷徑，陰森黑暗，還不知天色已快亮透，剛到廣場側面，寬闊之處，正要把人散開，忽然發現凶苗，鼓吹舞蹈聲中，當中還有四人，手舉一個兩面合攏的藤板，正在圍火徐行，怪聲歌唱不已，凶會帶了十幾個男苗，跟在後面，老人見多識廣，一望即知，祭禮快要舉行，忙告擺夷，說藤板中，便是那漢家女子，你隨他們動手，我往救人，事完，速往森林退走，到我那裏，

再說不遲，擺夷也看出了幾分，聞言大驚，立時不顧命艘，震擲上去，老人深知凶苗利害，恐其受傷，一聲怒吼未完，竟由旁邊石岸上，揚手一石棧，首將凶會，打個腦漿迸裂，人也飛撲下去，仗着生來力大，又是驟出不意，另外幾個，均是野人中的有名胆勇之士，擺夷情急拚命，身邊又帶有特製的連珠毒弩，和一只極快的苗刀，恰巧同時趕到，祇一照面，便斫翻了三個，老人因見敵人太多，業已驚動，再將人放落，恐來不及，一面傳令速退，就勢搶起雙珠的藤夾，指在身上，便往谷底森林那面逃去，這類食人生苗，凶猛非常，和野人正是旗鼓相當，難分高下，如非上來先將凶會打死，寡不敵衆，還要吃虧，全仗老人，機警智計，安排得好，擺夷情急拚命，刀弩並舉，連殺傷了好幾個，就這樣，如非事情湊巧，雙珠恰將毒弩取出，隔着藤縫，打殺了幾個，事情也無如此容易，最關緊要是，這類凶苗，雖是重女輕男，爲了女多男少，稍爲精壯一點的男子，全成了心肝寶貝，擺夷和另幾個野人，均不知他風俗，那些男苗，比較無用，又都在凶會淫威之下，多半做了他的情人，當日隨同祭神擺樣，又未拿着兵刃，吃衆人一舉亂斫亂射，轉眼死了十幾個，變生倉卒，凶會死時，羣苗本極驚慌，手忙腳亂，後來看出敵人，比他少得多，殺的又是男子，立時激怒，紛紛上前拚命，幾個最凶的，更因祭禮，被人搶走，神必降禍，急怒如狂，窮追不捨，那知神禍不如人怒，未來之事，還

不可知，自己先就惡貫滿盈，爲人所殺，最凶的幾個一死，衆心越亂，看出來敵，雖然不多，但那兵器利害，不是當時送命，便是痛得滿地打滾，方始有點胆怯，擺夷和衆野人，已照老人所說，殺出重圍，一人未傷，往森林中逃去，凶苗見狀，當是人少怕他，又追了下來，到了林中黑暗之處，伏兵一起，自然非敗不可等語，雙珠聰明絕頂，談得時候一久，非但老人所說生硬的漢語，連那種獨有的苗語，也因互打手式，明白多半，但是還不詳細，祇問知一個大概，心疑擺夷，必是阿成尋來，如其是他，不應走錯，既然走成一路，可見楠木林的途向，不會走錯，何以老人，這等說法，如說楠木林，就在近處，這裏離被困的山谷，直徑祇有三四十里，凶苗相隔，想必更近，似此野獸一般，毫無人性的凶苗，楠木林異人師徒，那高本領，決不容其這樣殘殺害人，有好些話，對方不懂，祇說名叫阿廳，也不知他有多少人，與野人烈凡都，是否同類，有心探詢，又知林中野人，大都自成部落，常起凶殺，仇恨甚深，又有許多不可理喻的禁忌，稍一失言，立生猜疑，便有性命危險，難得這是一個爲首的人，不如暫且忍耐，等那擺夷，和衆野人回來，看他是否阿成，與之商談，再作計較，暗查老人，對他甚是殷勤，并說，昔年曾在漢城中，住過三年，往來多次，贈他禮物，也全收下，十分高興，看不出絲毫惡意，暫時想不起如何走法，對方連地名都不知道，自稱阿廳，又是一個老會長，

決不會是烈凡都，手脚又被綁傷，周身酸痛，這類佈滿野人之區，孤身上路，也有危險，最好能與說明，請其引路，才較穩妥，但非常時可以辦到，祇得耐心，等了下去，老人問他，可要去往樹上安睡，雙珠自然不肯，對方也未勉強，取了兩張獸皮下來，舖在石上，說這裏最是平安，不妨隨意走動，千萬不可走進林內，我也兩夜未眠，想睡些時，我們各自安眠，等人來再說如何，雙珠會意，連聲致謝，老人便獨自走上樹去，等了一陣，不曾下來，耳聽打呼之聲，越料對方，沒有惡意，決計等人回來再說，昨夜睡得太多，心中有事，又是白天，自睡不着，臥在石上，等了一會，不時聞得身後林中，隱隱有人踏草之聲，起看無人，因覺對方，雖是野人，性頗善良忠厚，先未理會，幾次過去，忽然看出，那是幾個小野女孩，見人回顧，立即避去，獨坐無聊，又想乘機探詢，恰巧方才所送禮物中，還有十幾粒料珠，便取出來，回身引逗，林中女孩共有四個，最大的年祇十來歲，都是周身赤裸，腰間圍着一塊獸皮，因是生長森林之中，見光時少，年紀又小，皮膚雖都白中略帶微青，看去却是通體渾圓，筋肉堅韌，一個個生得十分強健，目光更是又黑又亮，身上也極乾淨，初見生人招呼，還帶着一些驚疑羞怯之意，後見雙珠，滿臉笑容，溫和可親，不住舉手招呼，內中一個年約六七歲，生得又白又壯，貌相也最豐麗的小女孩，首先試探着，走了過來，雙珠拉着女孩的手，越看越

愛，便將料珠，給了他一粒，那女孩名叫鴉鴉，先還帶有疑懼之意，想要掙脫，後見雙珠愛他，又給了一粒料珠，便喜歡起來，倚在雙珠懷中，任其撫抱，另外又來了幾個，似知對方，沒有惡意，又均想那料珠，也相繼湊將過來，雙珠每人給了一粒，又取線，將珠穿好，套在這些女孩的頸上，衆女孩越發高興，一個開口說笑，便七張八嘴，圍在雙珠身前，吱吱咕咕，說之不已，語聲清脆，宛如好鳥嬌鳴，十分悅耳，祇是一句也聽不懂，雙珠以前，助父行醫，平時雖喜清潔，對於老少病人，無論多麼貧苦污穢，都抱着極大同情之念，體貼照應，樣樣周到，養成一種溫柔耐煩的習慣，容易使人，生出親切之感，而這些女孩，又都那麼天真美麗，雖然不知雙珠來歷，時候稍久，都覺對方，人好可愛，誰也不捨離開，雙珠更有耐性，反正無事，便試探着，連問帶比，并將對方，好言勸住，令其一個說了，一個再說，免得同時開口，和炸了窩的麻雀一樣，吱吱喳喳，一句也聽不出來，反更無法明白，似這樣，約有大半個時辰過去，樹上老人，鼾聲未止，衆女孩雖然爭先獻媚，搶着說話，語聲却低，動作更極機警輕快，捷如猿鳥，林中稍有動靜，自己還未聽到，業已當先縱身掩去，其行如飛，雙珠見這一羣女孩，最大的年紀不過十一二歲，最小的才六七歲，每人腰間和肩臂上，都帶着小弓小箭，石矛梭刀之類，心想，看這幾個女孩，十分聰明伶俐，相貌也好，那一點在漢人眼

下，偏會生在這類洪荒未闢的深山森林之中，周身祇圍着一片獸皮，連衣服都沒有，一件，偏帶着這些兵器，大的不說，小的才六七歲，莫非也能和野獸毒蛇，惡鬥不成，先還疑是野人尙武，從小便用兵器，當作玩具，細一查看，這些幼童，所帶兵器，雖比大人所用，要小得多，但都鋒利非常，尤其是那石梭，乃堅石打磨而成，十分尖銳，分兩頗重，尋常大人，也未必能夠隨意投擲，這些女孩，除却兩個年紀最小的，差不多每人都帶有一兩根，後又引來兩個男孩，約有八九歲光景，所帶兵器更多，肩上一幾乎插滿，分明應敵之物，并且林中，有不得一點響動，稍有聲息，除幼女鴉鴉，被自己攔住，并經衆女孩，勸說攔阻，沒有跟去而外，餘者，都是分頭趕去，形蹤飄忽，來去極快，宛如大敵將臨，準備防禦光景，先頗不解，及至時候一久，細心考驗，居然懂得好些語言，才問出一個大意，原來這般野人，雖然自來便在森林生長，但是當地，常有地震火山，爆發之災，尤其是那森林中的野燒，更是利害，毒蛇猛獸也多，所以從小便經大人指教，想出許多防禦趨避方法，他們最怕的是地震和起火，日前饅首山地震，離開當地，雖然尙遠，震勢也不猛烈，野火剛起，便遇地面陸沉，大雨驟降，前後不滿一日光陰，便全停止，但也震塌了數十里方圓的地面，燒沉大片森林，當地雖未受災，地震初起之時，照樣波及，受到震撼，老人阿羅，乃全族中的智囊，經歷最多，心思也極靈

巧，遇到這樣非常之變，照例不肯絲毫疏忽，地震還未停止，便冒着狂風大雨，親自當先，帶了幾個壯士，趕往窺探，一面命人，往來報警，地震停止以後，料知這場災變，必有許多猛獸，傷亡在內，想得現成，還在其次，最重要是，經此巨震，山林墜沉，地形大變，震區附近，難免藏有別的種族，和大羣野獸，驚慌逃竄，原住之處，不能存留，必要來此侵犯，火山如未熄滅，更要看清形勢，率領族人，另覓安生之所，這些事，如不早作打算，一旦異族仇敵，和大羣猛獸毒蟲，驟然掩來，必受其害，第二日起，便和會長，一同下令，除却老弱，全體出發，爲了森林，地方廣大，分好幾路，搜索過去，所居根本重地，自然不可不防，於是便將這些男女幼童，和老弱婦女，分配埋伏在所居十里方圓之內，留守的人，雖是一些十二三歲以下的幼童，和老年婦女，但是這類野人，生長森林之中，終日與毒蛇猛獸，各種災害搏鬥，從小練就極健強的筋骨意志，老人阿廬，年輕時，又常往來漢城，學了許多製造工具的手法，所打苗刀，鋒利已極，日常習於勤苦，再加非此不能得食，每人均有胆勇機智，比別的蠻族，凶猛得多，看是一些婦孺，比尋常成人，還要利害，經過老人，平日訓練，他那埋伏，由外而內，共有好幾層，各借地形大樹，掩護守望，四面分散，都能獨自應敵，互相呼應，便那極個極小的，也是一樣上前，雙珠來時，老人阿廬，連日人太疲倦，又知事情已完，會長

業已帶人趕去，另幾路的援兵，也都得信，快要趕到，共總不滿一百個凶苗，女會又死，轉眼全數除去，可操必勝，不足爲慮，因嫌森林，繞走路遠，一時興起，摺了雙珠，由樹枝上面，一直飛馳回來，到時，逕由所居中心禁地縱落，這一圈空地，外人決難走進，可是人如在內，便是得到老人允許，除却對方，懷有惡念，或是掩往林中，私自逃走，誰也不許傷害，老人不令雙珠，私自入林，便由於此，因由樹幕頂上，直抵中心禁地，那幾層埋伏，最近的，相隔也有半里來路，當然不會知道，這幾個男女幼童，埋伏最近，先不知老人已回，後被鼾聲驚動，以爲回來的人，不止老人一個，也許還有同去的大人，趕來窺探，發現有一極好看的生人，坐在樹下，一時好奇，把近圈埋伏的幾個幼童，全引了來，先還有些疑忌，後想，老人常說，來人祇能到他樹下，沒有無禮動作，便是得他同意的佳客，又見雙珠，那麼和氣，漸漸接近，親熱起來，後來兩個男童，見雙珠拿着同伴身邊兵器，手說口比，不住詢問，居然明白對方，要他演習，便不聽年長女孩勸告，先拔腰間弩箭，指明相隔三丈的樹枝，隨手擲去，立時打中，折斷下來，試過幾箭之後，又將石梭取出，把手一揚，相隔好幾丈的一個斷樹樁，立被打碎一洞，手法又准又快，看去甚是驚人，雙珠再一誇獎，引得那些幼童，都要逞能，兩個年長的，也跟着出手，因見雙珠身邊，帶有寶劍弩筒，也要他取出演習，雙珠恐生誤

會，又見內兩幼童，互相對刀亂斫，看不出是否真打，連聲呼喝，帶比手式，方始攔住，萬一這羣小人，野性難馴，要和自己對比，言語不通，有了誤傷，如何是好，仗着對方，人頗靈巧，此時已能會意，好些話也能明白，便指了指樹上，告以老人不許這樣，須等老公醒來，問明再說，剛剛勸住，內一幼童，不知怎的，誤解手式，以爲雙珠，想要飲水，先把頭連抓，露出爲難之意，忽又現出喜容，往水塘對岸，飛奔過去，不多一會，取了許多山菓，還有一大木瓢泉水，趕將過來，雙珠知他誤會，業已取到，不願負他盛意，隨意取了兩隻形如龍眼的山菓剝吃，覺着又腴又香，其甜如蜜，便朝幼童稱謝，笑說了幾句，下餘男女幼童，以爲雙珠，誇獎那男童，也要學樣，分途往取，雙珠不知這些幼童，能否作主，正在極力勸阻，一個一個，親熱敷衍，表示都愛他們，大家一樣，并無厚薄，忽見羣童，一齊回顧，定睛往水塘對岸，仔細一看，原來環着空地一圈，高樹之上，還有好幾所，和老人阿廬所居，差不多的大小木屋，因其深藏繁枝密葉之中，離地既高，相隔又遠，不像老人所居，比較明顯，先未看出，方想，樹屋中人，必已他往，忽聽羣童，低呼歡笑之聲，再往前面一看，對岸樹上，下來一人，遠望像個苗族婦女，走得頗緩，暗忖，這類野人，何等強健，此女年紀，看去不大，如何路走不動，像是有病神氣，鴉鴉業已掙脫懷抱，和另兩蠻女，口呼喃喃，飛馳趕去，拉着

來人的手，手指自己這面，又說又笑，高興非常，一會越走越近，乃是一個未滿三十的
苗婦，貌相身材，均極美秀，雖然也是一頭亂髮，披在肩後，因其膚色雪白，眉目清
秀，長身玉立，人又乾淨，胸前還掛着好些串金珠翠玉之類，不似平日所見蠻女，那樣
粗野，反更覺着美豔，方想，蠻荒森林之中，也有這樣人品，便這些男女幼童，也都長
得俊美，如其穿上幾件衣服，打扮起來，必更好看，莫非這裏水好，連野人也生得如此
秀氣，那蠻婦已快走近，看那打扮，便知不是會長之妻，也是他種族中的尊貴人物，
不敢怠慢，再見對方，上來似有驚疑之狀，後被男女幼童，迎上前去，圍住一說，立轉
笑容，人還未到，先就露出親近之意，不敢怠慢，忙即起身，向前招呼，上來連說帶
比，滿擬對方，必聽不懂，至多曉得一個大概，那知蠻婦，非但聰明異常，那些幼童，
從旁稍一插口，漢語便能領會，後來雙珠，用平日所習苗語，試一探詢，內中一種熟苗
語言，竟能應答，竟問出那蠻婦，名叫山蘭，并非當地野人同族，乃是熟苗之女，因隨
父母，入林採荒，遇見大羣猛獸，同行數十人，死傷殆盡，祇他和一受傷的老母，被一
野人救去，向其求愛，彼時山蘭，年已十七，本有情人，採荒時，被猛獸所殺，一則，
無家可歸，又感對方救命之恩，便嫁他做了妻子，連生三女，夫妻感情甚好，不料前
年，丈夫選了會長，當地都是一夫一妻，惟獨會長，可以納妾，以前女子婚前，還要先

和會長，睡上三夜，方許與她本夫成婚，常給會長，貪戀美色，逼爲妻妾，不令再隨本夫，引起凶殺慘事，直到四十年前，老人阿龐，做了會長，覺着當初祖先，共祇二十餘人，因受同類欺凌，歷盡艱險，吃了無數苦頭，逃來此地，好容易建立家室，有了根基，人數越來越多，成爲森林中最強大的蠻族，全仗衆心團結，愛羣愛衆，一力對外，以私鬥爲恥，才有今日，但因昔年，爲首祖先好色，人又胆勇多力，婦女俱都愛他，自家便有三個妻妾，因此留下惡例，本來自己人，一向相親相愛，彼此扶助，連別族中欺凌老弱的惡習都沒有，所以一旦和別的種族，發生爭鬥，或有敵人來犯，無一次不佔上風，每次發生慘殺，都由會長，多納妻妾，霸佔別人愛侶而起，想起痛心，意欲以身作則，改掉這個惡習，自家夫妻，感情又好，始終一夫一妻，直到乃妻老死，均未再娶，并向人說，我們森林中人，除却遇到外來侵害，死於毒蛇猛獸之手，大都長壽，可是歷代會長，不論多麼強壯胆勇，不是和情敵拚命，兩敗俱傷，便是不滿中年，已是衰弱病死，這都是多娶妻妾，強佔人妻，害了自己，你看我老頭子，年已八九十，除却鬚髮花白，精力始終不曾減退，和年輕人一樣，中間連遇幾次凶險，均得轉危爲安，比誰都長壽，便是一夫一妻的原故，希望你們，以後學我的樣，須要知道，森林地方廣大，別的種族，散居各地，不知多少，有好些地勢隱僻，相隔太遠的，至今還未發現，這些外

族，不知拿力氣求衣食，要多少有多少，決用不完，專講擄劫他人，任性殘殺，必須衆心如一，才能抵禦，我們共總三四百人，比他們人少得多，再要爲了婦女，生出變故，引起凶殺，自來事情難料，那怕會長，本領多大，正當強佔人家愛妻，發生變故之時，敵人突然乘機來攻，人心稍一分散，立時便有滅亡之禍等語，老人平日，最受同族愛戴，但有一年，爲毒蟒所傷，每逢春夏之間，便要發病，往往手脚皆腫，好幾天不能行動，彼時年已七十以上，照例本該退休，全是衆人留住，惟恐誤事，中有一次，病好起來，召集同族，再三力說，另選了一個會長，上來尙聽老人之勸，不曾多娶妻妾，後因乃妻，受傷殘廢，又娶了一個，於是重又留下惡例，等他死後，山蘭之夫，做了會長，頭兩年也還相安無事，近年因他具有極大威權，雖怕老人阿龐，不敢強佔本族婦女，仍常時借故出外，以打獵爲名，擄搶別族少女，供他快活，老人當初，祇是勸告，不曾會集衆人，改去惡習，所搶又是外族女子，乃夫黃山都，又是族中第一勇士，聰明靈巧，身手矯健，最得老人寵愛，和衆人的尊敬，這類事，又是歷代相傳的風俗，無人過問，山蘭情熱善妬，空自憤怒，無可如何，上月爲了丈夫，愛妾剛死，又在召集親信密計，嫌森林中的外族苗女，還不中意，竟想去往熟苗墟中擄搶，山蘭知道此事，最犯老人之忌，惟恐因此把山外敵人，勾引進來，便向老人密告，將他罵了一頓，因而遷怒，夫妻

爭吵，不是老人知道，趕來勸止，幾乎動手，結果仍被擄來一個外族蕩婦，做了次妻，爲了夫妻不和，才奉老人之命，搬來當地，這般野人，所居本在東南角上，森林深處，當地也有一個湖蕩，比這花林塘，大好幾倍，野人叫做月兒湖，以前老人，便與這些野人，同居湖邊，直到近年，覺着新立會長黃山都，頗有胆勇才智，除好色外，餘者都能秉承他的意旨行事，平日甚是恭順，自己年老喜靜，又愛花林塘小湖風景，湖邊花果樹木又多，便搬了來，平日如無重大之事發生，便不再過問，妻子早死，自帶幾個小孩兒女，分住林邊高樹木屋之內，旁邊樹上，也建有八九所樹屋，都是老人阿龐親族，因其做了多年會長，爲族中人，受了許多辛苦險難，出力最多，智勇雙全，成了族中聖人，誰都對他，萬分敬愛，知其年雖極老，仍和當年一樣勇敢，遇上大事，總是不顧性命，搶先上前，森林中本有兩處異族仇敵，雖經老人制服，相安多年，不曾來犯，但這兩起敵人，均極猛惡，心中不免懷恨，對方毒刺，又極凶惡，中人必死，長於暗算，最畏忌的，祇老人一個，多少年來，不敢蠢動，全由於此，惟恐離羣獨居，被對方派上幾個敢死勇士，行刺弄死，這一帶左近，毒蛇猛獸又多，老人以前，曾吃過兩次大虧，幾爲毒蟒所殺，洞中野人，也傷過不少，全都擔心，老人却因花林塘，風景既好，又具形勝，正當那兩起仇敵的來路，表面推說，年老喜靜，實則另有深意，斷定對方，大舉來

犯，雖然不敢，自己祇一落單，必要設法，選了死士，來此行刺，來的也許便是會長本人，意欲將機就計，將內中一個少年會長，治得死心塌地，使其化敵爲友，全族中人都和本族一樣，雙方上輩，本來同種同族，中道分離，業經自己多年苦心，考查出來，如照自己的心願，將那新立十來年，最有勇名的少年會長收伏，再與說明來歷，折箭爲誓，雙方結爲一家弟兄，聯合起來，將另一強仇白犴佬除去，從此便可永享安樂之福，不致互相殘殺，再起爭鬥，主意打好，但未對人說起，衆野人却擔了心事，再三求說，要與同居，老人明白衆人心意，惟恐人多，將對方嚇退，始而執意不許，後見衆人，求說不已，并在暗中，選出好些壯士，埋伏林內，輪流守望，過了多半年，果然發現刺客形貌，是否仇敵遺來，怎會被他逃走，住在旁邊樹屋的，雖是幾個未成年的男女幼童，因其從小生長森林之中，隨同大人，打獵採蔬，斫伐樹木，經歷各種險阻，五六歲起，便佩帶武器，學會使用方法，耳濡目染，不滿十歲，便能應敵打獵，一個個精強力壯，動作輕快，老人晚年，又最愛這些孫男女，從小便教他們，使用各種兵器，練習甚勤，野人雖不會什武藝，但因森林之中，危機四伏，不時均須與那毒蛇猛獸，食人生苗，以及各種異族搏鬥，常年經驗積累之下，自然而然，練成各種使用刀矛弓矢

之法，最利害是那梭鏢、弩箭、石槍、石梭之類，簡直百發百中，打將起來，又猛又急，有那手法高明的，真比尋常練過武功的人，還要利害，阿龐這一種野人，本就聰明機警，多力耐勞，不像別的苗僮，祇願眼前，有了兩天飽飯，便不願再動，非但樣樣富足，便這些小人，也都智勇雙全，衆心如一，不受外人絲毫欺負，這時各立在旁，有的似還動過手，斷無不知之理，可是問將起來，誰也不說，老人經衆請求，居然答應，選了十來家，許其移住在側，花林塘本是一個荒涼所在，祇有一角小湖，和湖邊一片花樹，自經老人看中，移居之後，整理得十分整齊，祇湖邊一帶，連盡頭一座並不甚高，形勢奇特，隱在花樹叢中的孤峯，却經老人下令，列爲禁地，一向不許別人，前往走動，另外湖邊，有老人祖孫，親手建造的幾所樹屋，平日也空在那裏，專作藏放當地特產，形如柑橘的白花菓，和別的貴重東西之用，不許別人居住，這次爲了山蘭，夫妻失和，老人最愛這個姪孫媳婦，族中舊例，祇一成年，所居樹屋，均要親手建造，以旁人相助爲恥，因憐山蘭，體弱多病，作爲借居，騰了一所出來，命其住在上面，因是禁地，所以方才那幾個幼童，往取水菓時，遲疑不敢，後來想起山蘭屋內，藏有不少這類白花菓，內中兩個，又是山蘭之女，因覺雙珠人好，取來待客，山蘭正在養病，聽說來了一個極好看的外族女子，心生誤會，以爲丈夫，還是不聽老人勸阻，仗着會長威勢，

又往山外，擄來美貌婦女，不由勾動妒火，急怒交加，趕來探問，老遠望見雙珠，生得那麼年輕好看，裝束尤好，越發悲憤，本是滿腔盛氣，及和雙珠對面，不知怎的，越看越好，心中先生憐愛，忽又想起取水菓的幼童曾說，來人每一幼童，都送有禮物，因是出身熟苗，知道漢家人，常用各種針、線、料珠、綢布、紅絲、彩球等，蠻苗心愛之物，深入蠻荒，換取獸皮、藥材、象牙、犀角、各種物產，經商謀利，正是這類東西，對方如是丈夫擄來，身邊不會帶有貨物，必是森林採荒，遇見獸羣衝散，逃來此地，這花林塘，乃老祖阿龐所居，誰也不敢隨便走進，外人祇容進來，便是上客，丈夫又不在，分明自己多心，念頭一轉，敵意消去大半，二女見面，再一問答，得知來意，越發歡喜。

三 蠻荒奇遇

雙珠見苗婦出蘭，上來面帶驚異，似有憤意，及用苗語，連說帶比，互相問明大意，立時喜笑顏開，親熱非常，先不知道是何原故，後來方始問明，因其比老人阿龐，更易懂話，心中高興，便托他朝羣小打聽，昨夜送信救他的夷苗，是否阿成，人在何處，可曾回轉，山蘭一口應諾，便朝身邊兩個年長的少女，說了幾句，二女便如飛走

去，雙方一個本非野人同族，舉目無親，全仗夫妻恩愛，過着快樂日子，一經失戀，便是滿腹悲憤，無可告語，忽然來了一個美貌聰明，能通苗語，又有本領的少女，越談越投機，彷彿人在外鄉，會見親人一樣，一個更是連遭險難，好容易死裏逃生，但救他的，是個老年野人，一到便因性情直率，連日疲勞太甚，稍爲安頓，自往樹屋之中，沉沉酣睡，丟下自己一人，守在當地，雙方言語，又不十分通曉，森林之中，更是禁地，不許隨意窺探，後雖來了一羣男女幼童，雙方連說帶比了一陣，問出好些意思，主人好似與別種野人不同，沒有惡意，孤身女子，處此境地，對方居心，到底難測，再一想起老父，被困賊巢，業已日久，不知是何光景，本來兄姊妹三人，同往楠木林，尋訪異人，難得棠花峒主，感念舊恩，派了許多人相送，接連通過好些險阻之地，眼看再有一日夜，可以趕到落魂崖下，前途雖然無人護送，照地圖所開途向，一上落魂崖高岡，便是去往楠木林的正路，末了一段幽谷險徑，固是奇險，但與異人所居，相隔不遠，即便遇到險難，聞聲也必來援，不會坐視，誰知事太湊巧，就這末了一日夜，快到以前，連遇地震山崩，火山爆發，差一點把命送掉，如今兄姊妹三人，中途離散，自己連遇凶險，勉強逃生來此，前途如何，和這野人心意，尙不可知，妹子和路清，更是不知下落，越想心越煩，不是這羣幼童，在旁說笑親熱，幾乎傷心落淚，哭出聲來，正在強

忍悲懷，準備細心打聽，先通了這些小野人的語言，好去探問阿成下落，不料對方，一時誤會，往取水菓，無意之中，引來這樣一個美貌聰明的苗婦，非但心情靈巧，彼此投緣，一見如故，對人也極真誠，最難得是，以前無意中，學了兩種熟苗語言，山蘭均能通曉，以後不致詞不達意，有口難言，發生誤會，并還可以探聽對方心意虛實，窮途之中，得此熱情良好的伴侶，由不得愁懷大減，喜出望外，彼此都是傾心結納，當然水乳交融，越來越親熱，旁邊那些男女幼童，休看野人，年幼無知，因受老人阿龐，常時教練，隨時隨地，都有戒心，如非雙珠，是在老人所居空地之內，照例應以客禮相待，祇是林中相遇，立存敵意，便給他多麼心愛之物，也是休想打動，先前雖喜雙珠人好，又拿了人家東西，圍在身旁，爭先獻媚，內中幾個年長一點的，依然懷有疑念，這時聽山蘭一說，得知雙珠，乃老祖阿龐，請來的佳客，越發歡喜，疑念一消，想起自己，離開防守之地，已有好些時候，同伴還不知道底細，忙和山蘭說好，趕往通知，以免萬一誤會，生出疑忌，山蘭也真忠實，立命去的人，就便訪問阿成下落，會長帶人，往除凶苗，可曾回轉，有無這樣一個夷苗在內，多去幾人，前往探詢，以免夫妻不和，丈夫知道老人睡熟，暫時不來稟告，逕由正面森林，回往月兒湖，這般防守後面的人，不曾看見，暫時還未得信，果雙珠懸念，二次派出的人走後，山蘭又笑道，聽你所說，那

些食人凶苗，非被殺光不可，這等大勝，我丈夫回來，必要殺牛擊鼓，跳月吹笙，犒勞全族的人，事前應有牛角吹動，這時尙無聲息，你說那阿成，決不認得路，要來，也和大家一起，不會獨自走來，恐去的人，白跑一趟，還問不出來呢，計算時候，他們就由森林之中，繞路回轉，沒有老公公樹頂上面走得快，照說也該走到，并且內中，還有兩個勇士，連我丈夫，雖不如老公公那麼輕快，也能由樹頂上面，空身走回，怎麼也該有點信息動靜，是何原故，話未說完，先是兩聲極長的號角，嗚嗚吹動，山蘭剛剛改口笑呼，他們果然大獲全勝，趕回來了，跟着，又聽蘆聲嗚嗚，皮鼓蓬蓬，同時響將起來，樹上鼯聲忽止，隨見老人阿龐，援樹而下，見二女對坐說笑，甚是高興，因雙珠不大懂話，便令山蘭，轉告雙珠，令其隨意飲食行動，祇不要入林太遠，最好和山蘭一起，以免一不小心，迷路遇險，方才本想尋一苗女，與之作伴，因年長的人，均已出發，剩下都是老弱，人又倦極，不及安排，便自熟睡，難得二女，一見如故，再好沒有，現以上賓相待，無論要什東西，或是人倦想睡，祇須開口，便由山蘭，招呼引去，身邊這些男女幼童，也可告知，當時便可辦到，雙珠自和山蘭，談了一陣，問知當地風俗，人雖野蠻，頗通情理，老人阿龐，威力最大，以前曾往漢城，受過漢人好處，存有好感，并曾立誓，永不傷害一個漢人，此來決無惡意，祇肯照他誓約而行，賓主雙方，

再稍投機，非但可以放走，并還派人護送，聽完之後，心神大定，本意少却許多顧慮，這時二次相見，越覺阿麗，貌雖老醜，滿頭白髮白髮，圍繞飄拂，祇露雙目口鼻在外，但那神情，十分善良，老帶着一臉笑容，決不像是存有惡念，越發心安，先謝了救命之恩，估計阿成，必已隨同回轉，便託阿麗，命人喊來相見，商計未來之事，阿麗笑說，今夜跳月慶功，全族的人，連外客均要到場，我此時便須前往主持，你說那人，對你實在忠義，爲了救你，命都不要，我已發令，當他是自己人，祇在對敵之時，不會死傷，你不尋他，他也必來尋你，我到那裏，命人送他快來，與你相見便了，雙珠不會通曉對方語言，不知老人，誤認阿成，是他情人，山蘭因聽當夜跳月，又和丈夫相見，想起前情，甚是悲憤，心中有事，老人又走得急，并未詳細告知，祇說了一個大概，更未提起老人誤認情侶之事，雙珠見這兩個主人，這樣好法，竟出意料，先還苦盼阿成音信，以便人來商量，作伴同行，往楠木林，尋找那姓木的異人，并打聽妹子路清的蹤跡，是否曾經見到，等了一陣，沒有回音，山蘭因他昨夜，吃了大虧，夜來跳月，又是通宵歡會，勸令安臥些時，雙珠先還不肯，後因對方，盛意殷勤，不便堅拒，心想，到他住屋之中等候，也是一樣，先去幼童，忽然奔回報信，說那異人，不叫阿成，因在對敵之時，爲生苗所傷，現已上藥，正在靜養，并說，當地治毒箭的傷藥，十分靈效，祇

人未死以前，敷將上去，不論腫起多高，至多一日夜，便可痊癒，此乃昔年恩人所留，那年爲了將藥用完，雖知治法，中有一種主藥，當地不產，後爲毒蟒所傷，幾乎送命，幸而遇見救星，非但帶有此藥，他那苗峒之中，又產有大量主藥金鈴草，事後託他運來不少，除配藥外，并還種了一大片，如今花林裏面，便種有不少藥草，每年少死傷許多人，至今都在感激這兩個恩人的好處等語，雙珠一聽金鈴草，心雖一動，但因那人，不是阿成，失望之餘，心中悲苦，又因野人山，森林深處，乃父南洲，從未到過，決無兩次贈藥救人之事，何況所說金鈴草，又由苗峒之中移來，知道父親所配幾種靈藥治法，一向逢人遍告，必是由別處苗峒中，輾轉流傳，連野人也被得去，心想，來者既非阿成，人又傷重病倒，赤身塗藥，不便往見，好在此藥，靈效無比，多重傷毒，不出兩日，便可痊癒，夜來還要跳月，初次經歷，不知當地風俗，愁急無用，還是養好精神，到時赴約，相機行事爲妙，念頭一轉，山蘭又在力勸，便同去往塘邊，山蘭所居樹屋之內，席地同臥，對面說笑了一陣，漸覺疲倦，就此安然睡去，醒來山月已快高去，遙聞蘆笙皮鼓之聲，隱隱傳來，知道跳月盛會，已將開始，連忙起身洗漱，初意受傷夷苗，雖非阿成，也是同行八十壯士之一，否則，決不會這樣捨死忘生，來救自己，可惜事前不知，遇救之時，人在藤包以內，老人阿龐，飛馳又快，又忙着用暗器，去打身後

敵人，火場那面，便看不見，沒有看出是誰，心想，此人傷勢，如不著重，敷藥之後，有了這大半天光陰，人已能夠坐起，勉強走動，他們把菜花峒主哈瓜布，奉若神明，奉命護送，爲了地震，中途失散，無心巧遇，定必追隨不捨，不論此人是誰，便這八十八個忠實壯士的安危，也在懸念，且喜受傷未死，正好打聽這般人的下落，以及妹子和路清，是否見到，未睡以前，本就想往探望，因山蘭力阻，又覺野人風俗，多半奇特，出乎情理，并有各種禁忌，主人待我雖好，到底生人初來，不知真相，何況傷人敷藥，身上一絲不掛，人也往往昏迷不醒，不應驚擾，因此未去，醒後越想越煩，急於前往探詢，正在更換衣服，準備起身，山蘭見他，忙着起身，更衣之時，越顯細腰猿臂，膚如玉雪，通體圓融，一塵不染，端的明艷絕倫，丰神絕代，連自己見了，也是愛極，睡前又問出對方，身有要事，還有一兄一妹，和八十多個同伴，均在地震之時逃散，吉凶難定，不知去向，祇等住上一兩日，問明楠木林途向，便非走不可，越發生出同情，戀戀不捨，又因人太美艷，代他愁慮，忙攔阻道，妹子你不要忙，時候還早呢，實不相瞞，我真愛你已極，方才結了姊妹，更把你看得比親人還重，我們雖是森林中的野人，但極講理，雖然不會強迫，但你這樣美貌，那受傷人，如不是你丈夫，誰都可以向你求愛，你如不允，立時把你當成外人，雖然無辜不致加害，到底討厭，上路時節，先就不

便，你一個孤身漢家女子，這樣凶險難走，危機密佈的黑森林，他們不肯出力護送，你多大本領，也難走到，我看老公公，對你極好，方才并還抽空，親身來此看望，對你十分憐愛，命我好好照應，我知老公公，以前受過漢人之恩，十分感激，每次立下大功，衆人朝他，歡呼感謝，說這多年來，沒有老公公領頭作主，早爲仇敵和毒蛇猛獸所傷害，大家也不會過得這樣好法，他必問明衆人，一齊歸功於他，沒有異言，方說，你們能有今日，雖然靠我領頭的多，但是追本窮源，不是當年那漢家恩人，將我救活，早已身死江邊，那得回來，便我這裏，好些靈藥，也是此人所賜，可惜一別數十年，不會再見，後聽一老白夷說起，恩人已死，我們無從報答他的好處，便要記准他當年所說，任何種族，都是一家，就是對方，不會開化，也應互相幫助，和兄弟一樣，把心思體力，合成一起，互相幫助，一同進化，祇能去掉種族私見，同心同德，相處以誠，永存敵意，便是一家兄弟，決不可互相恃強爭鬥，引起凶殺，兩敗俱傷等等極有道理的好話，你們以後，遇見採荒漢客，雖然人心不一，不能都像老恩人那樣好法，我們這裏，出產又多，不容外人生心，隨時都要警惕，但對來人，仍須看在老恩人面上，和他託我的話，那人如好，自然當他上客，請來月兒湖居住，格外照應，護送回去，便看出是壞人，拿他不准，也不可輕易動手殺害，必須把我尋去，或是引來這裏，由我查問，如真

是個壞人，再由我召集衆人，商計處置，也還不遲，祇有一毫可原，便須從寬發落，這類話，隨時都在談起，今日看他意思，對你更是好極，恰巧你睡時，我代你蓋了一片獸皮，你又未脫衣服，那隻被藤枝勒傷的手腕，恰又露出在外，我先聽你說過，漢家女子，不願和人跳月的話，立時乘機說你雖非尋常漢家女子，頗有勇力，曾經孤身一人，在森林中，連遇奇險，走了兩天一夜，不曾停止，并還遇見毒蟒野獸，均得脫身，還殺了幾隻猛獸，或女凶苗的會長，連我們這裏壯士，均所不能的事，你都辦到，但是無意之中，遭那食人凶苗暗算，綁緊了一夜，一路掙扎，雖將綁的藤麻掙斷，人已受傷，祇爲初來，不知底細，勉強坐在那裏，因有極大胆勇，先前看不出來，自從和我，相見不久，我看出你，勉強支持，才來這裏同臥，如今周身酸痛，并還好些傷處，因恐他代你敷藥，難免看破，又說你自帶傷藥，極有靈效，業已敷過，祇是周身酸痛，他是漢家人，沒有跳月風俗，最好夜來，祇令旁觀，免得帶病跳月，支持不住，他當時沉吟，將頭微點，雖似答應，你去如早，仍難免於有人向你引逗，最好你一到，便借感謝爲名，拜老公公做義父，一面裝病，他祇答應收你做乾女兒，勢必更加親切，不問行止，都無人敢欺你了，雙珠聞言，立被提醒，想起山中，生苗野儻，對於外族婦女，十九動強，無理可說，一個處得不好，便有性命之憂，自己因在花藍家，跳月比武，佔了上

風，無形中，引起輕敵之念，忘却孤身在此，今非昔比，一個不巧，凶多吉少，對方萬一相強，便極難處，再要爲了美色取禍，更是冤枉，難得山蘭，有此好心，心中感激，方才睡時，二人業已認了姊妹，經此一來，情份更深，便照所說行事，準備後半夜，跳月開始，方始起身，率性人也臥倒，裝睡等候，山蘭一面準備飲食，一面和他說笑，隔了半個時辰，遙聞鼓樂之聲，越來越盛，方覺跳月必已開始，山蘭長女，忽然奔來，吱吱喳喳說了一陣苗語，大意是說，跳月業已開始，乃父會長黃山都，因聽衆幼童說，雙珠如何美貌，現和乃母，住在一起，不見前往，命來探望，并催快去，雙珠看出少女說時，面有憤容，山蘭聽完，也極生氣，分明對方，另有用意，山蘭料得不差，且喜方才，不曾前往，否則，這會長的爲人，睡前已聽山蘭說過，樣樣都好，就是好色如命，再想起方才攔阻語氣，多一半固然爲了雙方，一見如故，格外關心，恐其犯禁，一半還是另有深意，惟恐自己貌美，丈夫無良，起什惡念之故，再一想到此女睡前，所吐瀟灑幽怨，越發代他不平，等乃女被山蘭罵走之下，便拉住他的手，婉言笑勸，說姊姊的事，我已知道，但你當初，夫妻本來恩愛，自從你丈夫，做了會長，方始變心，照你新說，一半固是他的不好，但你平日，對他負氣多疑，也有害處，依我所見，休說蠻苗種族，便我漢家人中，像你這樣美貌聰明的，也是極少，何況尋常漢人中的美女，不覺病

人，就像瘋子，多半弱不禁風，好吃懶做，祇供丈夫玩弄，和旁人羨慕，爭奪勾引，平日坐享現成，別無用處，一旦人老珠黃，便處處受欺受氣，仰人鼻息，回憶當年盛時得意之狀，空自悲痛傷心，無可如何，我父女是醫生，見的人多，祇稍有錢人家的婦女，十有八九，都是胃病，和經血不調，便這個原故，最可氣是，一些該死的無聊文人，把女子當成花草，說什麼紅顏祇合青春死，未應佳人到白頭，好使人們，常時想他那青春紅顏之美，免見人老厭惡等等鬼話，却不想人都一樣，真要情深愛重，男女相同，人還是那個人，他老，你也不會留住青春，經過多年，分甘共苦，親愛精誠的結合，感情祇有更深，因他年青時，心力兩面，都會幫助過自己，應該對他更好，才是道理，如何味良，變起心來，自來不平之事，莫過於此，你們山中種族，雖然也有男尊女卑的不平風俗，因生長山中，都能以勞力自給，人人有用，不是和花鳥一般，擺樣子的東西，并且婚姻，都由各人自願，好合惡離，各隨其便，感情一壞，各自東西，離開丈夫，照樣自食其力，至多心中難過一陣，祇不甚老，仍可按着各人平貌心意，另覓配偶，得到一個好丈夫，便可把前事，冷淡下去，不致永遠苦痛，各以情愛有無，來作分合，比我們漢人夫婦，比較還算好的，你又這樣能幹，照你所說，你如覺着丈夫，對你變心，不可挽回，這類味良的人，要他何用，如其彼此餘情未斷，你更愛他，不捨分離，祇要不是

爲了不捨會長夫人之尊，便須想到雙方，本是恩愛夫妻，年紀又輕，丈夫固然好色，又在會長可以多娶的惡習相沿之下，不聽老公公良言，生出二心，照他以前那樣愛你，未老以前，怎會發生此事，自己也必有什缺點，也許人太熱情，妬念太重，樣樣多心，不知以至誠感動，和本身的能力，做出事來，取得他和全族敬愛，專一多疑善妒，爭風吃醋，吵得太凶，丈夫又非安份的人，於是雙方，越走越遠，以我之見，你有兩條路走，夫妻同居，由於情愛，無情則離，如其勉強，祇有苦痛，這樣驕狂昧良，無恥的丈夫，不值遷就，如真愛他，不捨分離，第一要將此事放開，他不睬你，你也不去睬他，拿出你的智能，做起事來，樣樣搶在衆人的前面，先取得了全族中人的敬愛，讓他看了眼紅可惜，你祇發揮你的本事，不去理他，而他所愛新人，無論品貌才能，樣樣又都不如你，一面受到全族中公論的指責，當然後悔，回心轉意，求你重圓舊夢，那時你便成了主動，由這暫時分居之中，也可看出他的爲人，是否值得做你丈夫，以定離合，豈不比你現在這樣吵鬧爭鬥，越來情感越傷，終於破臉成仇，還要多受悲苦，好得多麼，我告訴你，我是一個未嫁少女，如在漢城之中，說這類話，必受衆人笑罵，羞個半死，祇爲我爹爹，明白事理，無論什麼三綱五常，忠孝節義，祇不合乎情理的，必要尋出他的根源，和合理的方法，我姊妹從小聽慣，又生長在南荒漢苗雜居之處，否則，

就我心裏有話，也是怕羞，不敢出口，你祇記住，一個人要爲衆人出力，才能建立事業，得到人心，祇要得到衆人敬愛，非但無往不利，誰也不敢對你，絲毫輕侮，女子專憑美貌爭寵，青春不能常保，終有年老色衰之時，先不立下根基，到時休說苦痛傷心，你便爲此送命，也無一人，對你憐惜，真太冤枉，徒自氣苦，什麼用呢，山蘭聞言，有些醒悟，正在尋思發呆，耳聽笙歌喧騰，中雜牛角之聲，探頭一望月色，忽然驚道，祇願聽妹子說話有意思，忘了天已不早，老公公曾說，妹子就是傷病疲倦，今夜慶功盛會，也要到場，晚去無妨，不去却不相宜，否則，除非真個不能支持，如被他們看出是假病，必當看他不起，一當外人看待，便決不肯出力；你還要在黑森林中，冒險前進，有不少的險路，孤身一人，無人相助，如何行呢，快些走吧，雙珠也覺夜色已深，先因山蘭勸他裝病，吃飽再走，本是邊吃邊談，業已吃了七八成飽，衣服也都穿着整齊，爲防萬一，借口包裹中有藥，可醫夷苗傷病，和山蘭說好，連兵器也是隨身未帶，并將所剩幾件零星禮物，湊在一起，準備送與會長，匆匆下林，見一輪明月，朗照中天，天青雲白，花影離披，平波渺渺，方塘如鑑，爲了跳月盛會，連花林塘十來所樹屋中的野人，俱早走光，問知這些野人，黃昏以前，便同趕回，因水塘一帶是禁地，無人敢往走動，所以不曾驚醒，森林寂寂，月華如水，空山無人，野花自芳，隱聞簫聲大作，雜以

蠻誕，別有一種幽麗豪野的情趣，使人神往，二女剛走不幾步，便見一個老野人，和一少女，飛馳而來，後面還跟着幾個男女幼童，山蘭之女，也在其內，轉眼對面，問知老人阿龐，見月上中天，跳月早已開始，一女久不見去，故意命人傳令，說來客真個病如未癒，無須前往，祇命山蘭一人，前往問話，來客如其能往旁觀，和老人一同飲食，却是再好沒有，爲防人都走光，雙珠無人照應，并命這一老一少，來此作伴，另外幾個男女幼童，一則，野人生來情熱，日裏相見，都愛雙珠，內中三個，又聽出乃父，業已憤怒，說雙珠不去，是被乃母留住，恐雙方爲此，又要吵鬧爭鬥，趕來勸告，山蘭一聽，便知老人，憐愛雙珠，極想他去，又恐漢家女子胆小，不慣與野人跳月，胆怯不去，引出誤會，故意把話，說在頭裏，其實還是想他前往，好在來的兩人，均不通熟苗言語，重向雙珠囑咐，說老人對他極好，不可得罪，最好照他方才所說，認爲父女，一面裝着本是傷病疲倦，爲感老人和衆人相救之德，勉強掙扎前往，爲了服藥，山蘭不曾呼喚，睡起太遲，故此耽擱等語，雙珠早就看出他至誠好心，樣樣關切，全都答應，一同起身，往月兒湖趕去，到了路上，才知當地，離月兒湖，如照尋常走法，少說還有七八里路，林中昏黑，到處都是密林密莽，如非有人，引路抄近，所行都是直徑，好些地方，均由樹縫和枯林穴中穿過，免走四五里冤枉路，實計祇得三四里之遙，至少也要半

個多時辰，才能到達，并還問出老人，心計周密，這條捷徑，不是事前奉命，或有要事往來，爲防萬一仇敵來此，被其看破，尋常往來，均所不許，後又試出這條捷徑，看似黑暗崎嶇，在野人領路之下，一點也不難走，并有皮燈照亮，一路飛馳，不消片刻，便是到達，雙珠耳聽笙歌歡呼之聲，越來越近，前途樹林，行列越稀，林隙中望去，已能望出前途空地上的火光，并有對對情侶，互相摟抱，出沒隱現，兩側疏林無人之處，知道跳月，早已開始，場上少年男女，大都各尋愛侶，有了對子，無須多擔心事，側顧山蘭，病雖未癒，因在睡前，給他服了一點健神的藥，又經幾次勸勉，跑了一段急路，祇是微微有些喘息，與初見時，情景不同，性本好強，來賊的那兩個野人，和同來男女幼童，又催快走，祇得聽之，估計前行不滿十丈，便可走出森林，那形如新月的湖泊，和廣場空地上，野人所生的幾座火堆，也都在望，鼻間業已聞到酒肉松柴香味，暗忖，起初祇說，黑森林中野人，不知如何野蠻凶惡，想不到會有這樣勇敢、忠實、義氣、公平的品格風俗，可見人的智能，多半相同，全是境遇所限，和領導人的得法，隨同多少年的變遷經歷，自然進化，乃是一定不移之理，不過深山森林之中，與世隔絕，見聞太少，路走得慢而已，像這類野人，祇一走出森林之外，立可發揮他那忠實勇敢，天真誠樸，多力耐勞的美德，比那一般游手好閒，一味巧取豪奪，專享現成的好惡小

人，反而高明得多，如何能夠輕視他們呢，心正尋思，離開外面廣場越近，林中雖是一片陰黑，外面火月交輝之下，明如白晝，最前一排樹林，已有月光照下，再走三五丈，經過兩排稀落落的椰林，便到場上，遙望廣場中心，笙歌喧鬧，人影歌聲，交織起伏，看去熱鬧非常，回來幾個男女幼童，早就搶先跑去，二女正在說笑，眼前人影一晃，道旁大樹之後，忽然閃出一個頭插鳥羽，耳帶金環，上穿虎皮披肩，下穿虎皮圍裙，腳登藤鞋，右臂和兩腿，一齊裸露在外的中年野人，擋住去路，相隔約有六七尺光景，雙珠平日，隨父行醫，苗蠻風俗禮節，知道不少，人又聰明機警，見那野人，和老人阿龐，一樣裝束，更要整齊華麗，頭插鳥羽，比來接的野人，又多又長，年紀不過三四十歲，生得十分雄壯，雙手叉胸，望着自己，料知來人，不是會長黃山都，也是族中首要人物，不敢怠慢，正要上前禮謝，託山蘭代為通話致意，還未開口，山蘭已面容驟變，本是十分憤怒，往前搶去，行時朝自己側顧，看了一眼，怒容忽然收斂，先朝來人，說了幾句，那野人先見山蘭，也是帶有怒容，後見對方，不曾發作，也變着一臉強笑，二人語聲都急，一句也聽不出，雙珠越看二人，越像夫妻，想起來時之言，存有戒心，假裝不解，停步相待，剛看出這男女二人，似在爭論，忽聽出山蘭，似說自己有病，心方一動，便聽林外，長嘯之聲，跟着，又吼了幾句，與今早遇救時，所聞相同，知道

老人阿龐所發，正不知是何用意，野人聞聲，立時住口，山關也不再往下說，面現驚喜之容，各自回轉，剛用苗語，說野人是他丈夫，對方業已轉身走去，因已快到，時有對對情侶，歡呼歌唱，相攜相抱，在附近樹林中穿過，不便多問，看出山關意思，似要自己謹慎，便留了心，出林一看，那廣場竟有三四百畝方圓，前途還有一列小石山，山上長長短短，大大小小，一連掛着，共有十幾處瀑布噴泉，山上又無樹木，通體皆石，偏又長滿肥苔草花之類，映着月光，本就綠油油的，看去又滑又亮，上面再掛着大小瀑布，內有幾條，高長闊大，遠望過去，不是玉龍倒掛，匹練拋空，便是珠簾噴雪，銀蛇蜿蜒，將那寬約數十丈，高約一二十丈危峯峭壁，上面的青碧山色，分隔成大小十好幾片，山脚前面，又有大小四五處噴泉湧起，最高大的，竟達好幾丈，直似一根壁直的晶玉水柱，衝空直上，離地六七丈，再往四面散開，宛如天花寶蓋，零雨飄空，飛舞而下，下面便是那片形似月牙的湖塘，恰巧整整齊齊，做大半環，圍在那座石山的前面，最大一根水柱，又在湖的中心，所有瀑布噴泉，齊往湖中噴注，這一隣近，那轟轟發發，鏗鏗鏘鏘，宏細相間的，泉瀑之聲，越發洋洋盈耳，加上明月清風之下的笙歌聲謳，匯成一片從未聽過的音節，當空明月，照在上面，閃動起各式各樣的銀輝，奇麗無儔，這等天然生就的美景奇觀，出生以來，從未見到，不禁暗中叫絕，贊美不止，再看

火堆，共是五處，均在湖邊，順着半弧形，做一排點燃，每堆約有兩丈以內方圓，四面圍滿鐵架，上烤各種牛羊野獸的肉類，火前放着好幾十個整段木頭挖空而成的酒桶，內裏插着許多細竹管，另外還有兩座野灶，用大鐵鍋，煮着各種食物，如糝粬，飯團之類，均用樹葉包裹，任人隨意取食，所烤肉類，多半烤熟，焦香四流，熟的吃完，便有執事野人，將生肉整片搭來，掛將上去，吃的人都是自拔佩刀，斫上一大塊，走往一旁，與家人子女同食，有的圍着酒桶旁邊，口啣竹管，吸酒而飲，吸高了興，便在月明之中，歡呼舞蹈，歌唱起來，這些都是已成婚的中老年夫妻，和所生子女，聚在場上，吃了又唱，唱了又吃，盡情歡樂，高興非常，那些跳月起野郎的野人，已早尋到各人愛侶，帶了酒肉，自尋隱僻無人之處，飲食歡聚，多半走開，就有去而復轉的，也是先前情熱，不曾吃飽盡量，打算找補，大都單人前來，取了酒食，轉身就走，也有男女同回，見狀興起，雜在人堆裏面，歌舞吹唱上一陣，方始走去，但是極少，老人阿羅，獨坐在當中火堆的前面，一根斷樹樁上，旁邊圍着幾個男女幼童，正在飲食，先見會長黃山都，剛剛趕到，勸老人雙手交拜起立，雙方先是爭論，結果，黃山都再不開口，被老人說了幾句，坐向一旁，身邊除新回去的三少女外，還有三個周身赤裸，祇腰圍圍着一片獸皮的苗婦，年約二三十歲，濃眉大眼，頭上挽着一個髮髻，腦後却又垂着兩尺

來長的短髮，頸間掛着五六圈，各式各樣的金銀玉石，骨角料珠之類，形態甚是淫蕩，望着黃山都，不時獻媚，低聲說笑，看那裝束神情，均與當地野人不同，一望而知是個別族婦女，料是山蘭所說，會長新娶的次妻，這時，二女邊走邊看，已繞到老人面前，同時場上歌舞的野人，除却兩旁各有十幾個，輪班擊鼓吹笙的老野人外，一見雙珠，多半跟蹤起來，互相笑語，指說不已，雙珠早得山蘭指教，話已想好，先朝衆人含笑點頭，舉手示謝，一到當地，便捨了山蘭，搶步跑上前去，雙手叉胸，朝老人作十字形，拜將下去，隨說因感救命之恩，想拜他爲義父，說完，山蘭已早趕到，也向老人禮拜，并代雙珠做通事，說明他的心意，老人本愛雙珠，胆勇聰明，人又美貌，平日對於漢人，又最有好感，本就心存愛護，不知雙珠，急於想他幫助，往楠木林，尋那姓木異人，求援救父，又感救命之恩，才有此舉，聞言喜出望外，當時笑諾，并按族中禮節，起身伸出雙手，將雙珠親自扶起，令和山蘭，同坐身旁，飲酒吃肉，雙珠連說帶比，并由山蘭，從旁代說，生病未癒，連夜失眠，山蘭奉老人之命，不曾喊醒，所以來遲，請老人轉告全族弟兄姊妹，不要見怪，如今剛剛吃完了藥，不思飲食，祇能勉強奉陪，少吃一點等語，老人看出二女，投緣交厚，越發高興，便向衆人，大聲宣示，并說雙珠，孤身弱女，同行八十餘人，遭此地震山崩的災變，孤身犯險，在飛泉崖，火山附

近，最危險的森林之中，走了兩日夜，連遇毒蛇猛獸，均仗他的胆勇本領，脫險闖過，平安無事，最後爲食人生苗所騙，加以好幾天的驚險疲勞，被毒草迷昏過去，方爲仇敵所困，現已做了我的乾女兒，你們以後，須要當他自家人看待，遇事互相幫助，不可坐視，衆人早聽山關說過，業已高興，聞言歡聲雷動，同朝上面，拜了幾拜，分別走去，重又飲食歌舞起來，雙珠先聽黃山都，好色如命，方才以會長之尊，不等自己走到，先往林中窺探，用心難測，正裝糊塗，老人忽然手指黃山都，令二人以兄妹之禮相見，雙珠無法，祇得任其親了一下手脚，因知山關，妬心太重，黃山都又將自己的腳握緊，貼在嘴上不放，心中越發厭惡，暗忖，野人最尙勇力，我人生得秀氣，莫要被他們輕，乘着老人，注視對方，不曾留意自己，先朝山關，使一眼色，表示心煩，再裝生病力乏，一隻腳站立不穩，暗用師傅本領，將全身之力，運向腳上，一縲一抖，表面看去，雖然一點也不顯眼，但這內家真功夫，休說一個祇有一身蠻力，不會用巧勁騰躍人，便是武功稍差的人，也禁不住，黃山都色令智昏，雙手捧着雙珠一隻蹀躞豐妍，底平指斂，膚如玉雪的白足，正在連親帶嗅，愛不忍釋，非但新近用暴力，由別族中擄來的一個蕩婦，和他以前的恩愛妻子，各現怒容，不曾留意，連老人阿麗，看他這樣纏纏，已現不快之容，不是覺着當夜慶功歡會，不願使他，當衆難堪，巴早喝罵，就這裏，

也快發話禁止的神情，同樣毫無警覺，祇顧心中盤算，這漢家女子，實在可愛，又做了老人的乾女兒，孤身無依，想必不會再走，以後用什麼方法，向老人請求，或是勾引到手，猛覺對方，似在喘息，抬頭一看，剛瞥見對方，眉頭微皺，面有痛苦之容，以為漢家少女，生得秀氣，也許自己，將他捏痛，第一次看到這樣美人，平日所見婦女，均成糞土，心生憐愛，正待鬆手，起立獻媚，就勢撲抱親熱，說時遲，那時快，就這心念微動，瞬息之間，猛覺手上一震，虎口幾乎崩裂，奇痛非常，當時還不知道對方內外功，都有高明傳授，經此兩次安眠，體力早已回復，先前所受浮傷，又不甚重，敷藥之後，腫痛已消，和平日一樣，全身都是本領，存心給他苦吃，率性鬆手也罷，因雙珠暗用內家真力，手雖震痛，表面看不出來，非但不知利害，反想抓緊，經此一來，苦頭吃得更大，雙珠見他，還不知趣，心更有氣，故意噁呀一聲，假裝怕痛，身子往旁一歪，山蘭在旁，早看出他厭惡不悅之容，二人又極投緣，如非雙珠來時力勸，覺着有理，一路盤算，想好主意，幾次怒火，都是強行忍耐過去，不必見他丈夫，這等醜態，便那旁立蕩婦的妖形怪狀，早已按捺不住，撲上前去，和乃夫哭罵爭吵起來，一見雙珠要倒，急怒交加，忙伸雙手扶住，正待發作，方覺雙珠，將他的手，捏了一把，忽聽又是一聲噁呀，聲音比雙珠，要大得多，再看他那荒淫無恥的丈夫，業已跌坐在地，雙珠

不是自己扶住，彷彿也要跌倒神氣，先還不甚明白，心想，丈夫乃全族中，第一勇士，如何經不起人家稍爲一掙，痛得一手亂抖，面都變色，忽聽老人，低聲怒喝，大意是說，我這乾女兒，休看生得秀氣，本領却是最高，這還是在病中，無意之間，站立不穩，你又抓緊不放，他往旁倒，掙了一掙，你便痛成這個樣子，如其真個動手，豈不吃虧丟人，好在自家兄妹，他又不是存心，大家不會看見，他是漢家女子，不喜歡你親熱，還不同了你那野女人，往那旁快活去，還在這裏氣人不成。

四 雙收義女喜得明珠

老人說時，黃山都吃雙珠，一掙一抖，痛得手指骨，似要斷裂神氣，由不得叫了一聲，又覺此舉丟人，總算蕩婦，討好得快，搶前將他扶起，心疑雙珠鬧鬼，再一細看，對方也是滿面驚慌，如非山蘭扶住，人已倒地，絲毫看不出爲敵之意，心中奇怪，忽聽老人，這等說法，又見對方，被山蘭扶坐一旁，面有負痛之容，又用一手捏脚，彷彿方才被他捏痛，業已懷恨，連頭都不會回，老人口氣，又極嚴厲，照例不敢違抗，祇得忍痛，驚疑而去，山蘭畢竟聰明得多，一聽老人，這等說法，再想起方才扶抱雙珠時，稍一沾身，人便立穩，和未扶他一樣，丈夫却已跌坐地上，痛得抱着一隻手亂甩，雙珠

又在自己手上，捏了一把，好似有心做作神氣，再想起他孤身一人，深入森林，連經奇險，許多驚人的英勇奇蹟，當時醒悟，忍不住含笑看了他一眼，雙珠仍裝傷病疲倦，驚恐之狀，坐定還在微微喘息，滿臉驚恐之容，又託自己，代為解說，說他獨腳難支，不會立穩，不知會長，怎會跌倒，無心冒犯，請告義父等語，忙照所說，向老人說了一遍，老人性雖粗野，人却聰明，又知漢人，武功好的，往往人一沾身，便為所傷，和會法術一樣，先見雙珠，寶劍暗器，無不鋒利，黃昏後回去探看，包中除各種特效膏丸外，并有苗人所用毒弩，如非本領真高，所行一路，毒蛇猛獸最多，并有吞人毒蟒出沒，乃黑森林中，最危險之處，便是自己，也非帶了多人，樣樣均有準備，不敢前往，何況孤身，就說地震之後，林中蛇獸，多半逃竄，當地并未波及，末了一段，連樹也未震倒一根，照着平日經驗，猛獸祇有更多，他却安然無事，後來雖然受騙昏迷，困在藤夾之內，救他時節，手上那麼堅韌的藤麻，竟被掙斷，并用毒弩，由藤夾縫中，連傷數人，始終沒有絲毫胆怯，休說漢家少女，便是多麼凶悍的凶苗野僮，處到這等境地，就不嚇昏過去，落在自己這樣，異族中人手中，也必驚慌胆怯，他却若無其事，聽那夷苗說，此女一身驚人本領，未到飛泉崖以前，并還殺過一條白美人，本領之高，可想而知，心疑黃山都，妄動色念，將對方激怒，受了暗算，暗中查看，因雙珠裝得極像，

山蘭做通事，話又說得巧妙，又覺不似，雖然疑念未消，表面上却未露出，雙珠隨即請求，要與昨夜引了野人救他的夷苗相見，那夷苗名叫伊瓦布，老人先當雙珠情人，直到夜來，三次往探，人已清醒，方始問出並非情侶，祇是痛恨生苗，又因此女，善於醫藥，救過他的性命，意欲報恩，便不過自己，和同行壯士，也必與凶苗一拚等語，雙珠聽老人說，那夷苗，非但不是阿成，并且不是菜花喇來的擺夷，名字雖與擺夷相仿，但是江這面的好些種族的姓名，末了多有一個布字，聲音又多相似，不是細心，聽不出來，由菜花喇起身之後，一則人多，記不過來，二則，頭目另有稱呼，一直不曾留意他的名姓，祇以大二兩字分別，中間雖有幾個，常在身旁，稍通言語，比較接近的壯士，姓名末了一字，非蚌卽布，容易相混，仔細尋思，那相識十幾人，記得姓名的，并無此人，何況所說救命之恩，又指醫病而言，心雖失望，還想前往探看，向其致謝，并看那人，是何來歷，後聽老人說，夷苗伊瓦布，所中乃是凶苗毒刀，初救回來時，人已周身浮腫，傷口腥血四流，臭氣難聞，污穢不堪，連我們都難近身，如不是我走時，心喜此人忠義，曾下嚴令，無論如何，都要保他回來，因那傷血奇毒，旁人沾上一點就爛，甚而送命，早已棄之而去，等到抬回，我在花林塘樹腹之上，被角聲驚醒起來，人已神智昏迷，苦痛不堪，總算他不該死，非但這類解毒藥草，我們這裏，出產最多，遍地

都是，醫治方法，也比別族，要好得多，小山後面的星星泉，又是天生溫泉，專治這類傷毒，就這樣，還是我親自領頭下手，將他身上勒緊快要嵌進皮肉的皮裙沙籠，輕輕用快刀挑斷，一面用刀，放去污血，把搗碎的藥草，和上泥漿，從頭到腳，周身包滿，等把毒水吸乾，結成乾皮，剝將下來，放在溫泉裏面，洗個乾淨，二次再用藥泥包裹，似這樣一日好幾次，藥泥一乾，便與從新包紮洗浴，才得脫險，因他受傷之後，走這一條遠路，毒氣業已大發，不是一日半日，所能醫好，并且昏迷時多，清醒時少，天黑以後，前往探看，見他腫已消去多半，毒還未盡，身上乾藥皮，已揭換過四次，時候業已加長，性命雖可保住，至少還要一兩天，才得復原，這時，他人恰巧清醒，不曾昏睡，本意你二人，必有話說，想使今夜見面，因他再三苦說，他雖感你救命之恩，你并未必看他得重，并且你是漢家女子，決不願見赤身的人，他又污穢狼藉，所住之處，是一專門洗滌傷毒的樹屋，除下面溫泉而外，并用竹筒接上山泉，隨時均可沖洗乾淨，走進門去，還是腥穢難聞，傷口又時有毒水浸出，像你這樣愛乾淨的人，如何能當，請我將你攔住，說他一好，當時便可見面，在此數日之內，千萬不要自己走動，他還有話，當面再說，我先當你二人，非親即故，交情甚深，後聽他說，共祇救他時，先後見過幾面，他雖感恩入骨，你心中並沒有這樣一個人，想起昨夜，他爲救你脫險，那般情急勇

敢，命都不要神氣，還在奇怪，先還當他愛你，等我一問，他更惶急，說你和天上神仙一樣，如何敢作此想，神情也無虛假，妙在你也果然不認得他，真想不出什麼道理，如今人在山後樹屋之中，我姪兒黃山都的家，也在附近，我已命他，暫時照料，決可無事，你這人心好，知恩感德，本是應該，不過既這等說法，樹屋之中，也真臭得難聞，你等此人，痊癒再見，也是一樣，你說那楠木林，我先不知是在那裏，我昔年原在擺夷峒中，住過幾年，懂他的話，方才也曾談起，才知你說那地方，離此甚遠，我雖不會直達當地，但却曉得途向，你前日走了反路，所以越走越遠，你如非去不可，這樣孤身上路，決辦不到，路還不會走完一半，人先送命，就是伊瓦布，忠心護送，共祇二人，也闖不過那幾處奇險，非我帶了多人，親身護送不可，不過再有三日，乃是這裏一年一度的星月盛典，全族中人，均要祭奉月神，以前還要由別處撈來一個生人，燒殺祭神，否則，便有凶災，祇我一人，不信此事，但又強那本族中的老巫婆不過，雖然衆人，對我信服，祇一說到神的意思，我便強他不過，我如發怒，不聽巫婆的話，衆人便要向我哭求，一不違衆，祇好悶氣答應，那巫婆偏又是我對頭，不是人心歸向，早已被他害死，這年，我又受他暗算，幾被他用陰謀引來的毒蟒所殺，蒙一外來恩人，解救回來，無意中談起，他也是受巫婆挾制，看出許多虛假，人去之後，想起巫婆說我五日之

內必死，尸骨無存，第三日便遇毒蟒，人却未死，越發生疑，暗中留心窺探，果然發現許多弊病，原來所有邪法，都是騙人之物，無一是真，可是全族中人，什麼都肯聽話，祇一說要殺巫婆，不是面面相覷，不敢答應，便是同聲哭求，他想叫人害我，也是如此，我兩次氣極，將他抓起，想要攢殺，人便同聲哭喊，跪了一地，實在無法，彼此仇怨越深，我不殺他，早晚也必害我，我已年老，死活無關，但這巫婆？淫凶狠毒，又貪、又殘，我如不在，更是無惡不作，全族中人，必要受他大害，最後被我想出一個主意，因有兩次，外族擄來祭神的生人，都因對方，派人暗中行賄，被他偷偷把人放走，另用一具死尸替換，還有一次，先往對方恐嚇，如不向他行賄，便要把人擄去，對方答應，另尋別人晦氣，如其不允，立時假託神命，說對方冒犯神怒，非要拿來祭神不可，仗着衆人胆勇本領，結果，雖將那人，擄來燒死，可是對方，和我們一樣，也是久居山中的苗僮，不過人蠢一點，人數較少，稍爲吃虧，老巫婆師徒二人，又喜誇大，事前還要張揚，明言下手日期，人家當然有了防備，祭神的禮物，雖然擄回，但比每次大舉出獵野獸，還要凶險艱難，無一次不死傷好些人，還要多結仇怨，時刻提防人家報復，終年如臨大敵，至今還有一兩家強敵，仇還不會真解，我越想越不近情理，因他常時借此作孽，把擒來的人替換，甚而急切間，尋不到生人，尋些死人骨頭，和野獸殘尸代

替，因防被人看破，所用祭禮，都用藤草，層層包裹，誰也不許走近火台一步，被我看
出之後，也不說破，先和他打賭，假說，我也夢見月神，說巫婆作惡太多，當年非死不
可，以後祇是生物，不論人獸，均可祭神，他說斷無此理，我還說他，到時自上火台，
并還出於自願，他自然大怒暴跳，和我打賭，恰巧這年，他又鬧鬼，把擒來的放掉，
我明知不問，另外偷偷紮一草架，在敬神以前，將他師徒，用藥草迷倒綁起，臨時換
上，照例裝人草架，均由他師徒，私在隱秘之處包紮，不許人看，到了時候，再由八
人，將那上有木樁的藤兜，抬到火台上去，一到便要抬走，不許回顧，互相說話，草架
藤兜，也不許人，稍為接近，到了半夜，聞得他那鬼叫一般的人骨哨子，發出號令，把
火點起，我和全族中人，跪在台前，等候火燒活人，他却滿頭都是草花，身蟠毒蛇，
一絲不掛，先在林中鬧鬼，突然旋風一般，跳將出來，裝神裝鬼，一直鬧得天明，才算
完事，因他一向機密，裝腔作態，向不許人，在祭神以前，看他動靜，照例抬了就走，
時候一到，我早在暗中，叫我女兒，前三日裝病，藏在林內，用他人骨哨子，發完號
令，鬼叫上幾聲，這裏把火點燃，他自不會出現，人們因他祭神時，花樣百出，遲早不
同，又都害怕，均未理會，我那裝人草架，乃是同人冒險，由北山採來的油藤編成，火
燒不斷，等到外面的草燒光，火光中現出兩人，人們才知是他師徒，業已燒死，事後

我力保，第二年祭神，不許再用生人，祭完如有災難，我必自上火台，燒殺祭神，一曬推是月神夢中顯靈所說，一面細說，無故擄人，平白結怨樹敵，循環報復，多添死亡，種種利害，衆人因巫婆師徒，均會神法，會說，我雖可惡，但肯爲衆出力，又是全族之前，所以樣樣寬容，否則，他師徒祇一抬手，便可要我性命，身邊并有天神保護，不是冒犯月神，自願燒殺，怎會本來的人不見，換上他們師徒在內，事前事後，通沒一點聲息，何況人都在場，誰也不會離開，我那女兒，年才九歲，斷無擒此兩人，并還包紮在內之理，本來那人，如何不見，及往對方探詢，才知是他，得賄買放，聽說巫婆已騙，才敢說出，衆人越信果是作弊受罰，爲神所殺，第二年我用一隻山羊，做了祭禮，非但當年，沒有災害，反因沒有往別族擄人，減少傷亡，跟着，又是好幾年的平安，尤其沒有妖巫師徒，任性欺凌，挑撥是非，興風作浪，於中取利，人更親熱和氣，沒有爭鬥，我再隨時分說，好在有實事爲證，果然多此巫婆，有害無益，也就不想再請，我假借神命，將他除去，一般少年男女，雖已明白，年紀大一點的，祇管誰也不會見過月神，到底對他什麼好處，是個什麼樣子，還是相言，好在無須爲此結仇害人，多出傷亡，而這一天，以後，又是樹葉逐漸飄零，人們都要忙着準備食糧之際，借此快樂一日夜，已是應該，何況此乃祖先當初尋到月兒湖，安生立命之日，我們山中，沒有年月

日子，祇知以月圓爲度，算到第八個月圓的第三夜裏，每隔三五年，多出一月，一向均有一老年人，專記此事，非但從未錯過，連天時風雨，水大水小，和大羣野獸毒蟲，附近經過，均可預先猜測出來，以前老巫婆，和他勾結，專拿這些嚇人，好的說神佑，是他功勞，壞的說是犯了神怒，祇怪衆人冒犯，與他無干，目前敬神之事，雖成一種虛禮，但是每年一次，歷代相傳，除去巫婆之後，人比以前，過得更好，由前年起，并還尋出一條通往山外的祕徑，人家進不來，我們却可將山中出產，運往中途崖峒之內，等那山外人來，與之訂約交換，連山中沒有的許多珍貴有用之物，均可換到，所以人們，越發高興，這一天和你們漢家人過年差不多，到時誰也不肯走開，必須到第四五日中午後，才能派人護送，好女娃子，不要心急，我很愛你，雖不知你的心意真假，無論如何，也必幫你到底，放心好了，雙珠看出老人阿麗，甚是至誠，人也方正和善，大出理想之外，自從地震之後，迷了方向，知道野人烈凡都所居，與楠木林，東西斜對，雖不知有多遠，但是父親，和諸位師長異人，既命照着書信行事，先見楠木林隱居的男女異人，向其求教，指點途向，可見雙方，一定相識，所遇野人，連老會長阿麗，生長森林，八九十歲的人，都不知有此兩個異人，連楠木林，都未到過，方才雖聽夷苗伊瓦布說起，知道有這一片地方，仍說不曾去過，相隔更遠，久聞烈凡都，人最凶烈，他那一

羣野人，又極野蠻慄悍，不會這樣通情合理，連蠻族中迷信妖巫風俗，都能自家改革，同類之間，這樣親愛公平，真乃從所未聞之事，休說山中野人，便是尋常熟苗，也無如此明理，這類森林中的野蠻種族頗多，平日互相攻擊仇殺，結怨甚深，循環報復，終年不解，烈凡都那樣猛惡，以前又有擄劫外族男女祭神的惡習，一個不巧，對方就許是他仇敵，他們風俗奇異，還是到了時機再問，謹慎些好，今夜月色，已將正圓，不是十六也是十五，要有三四日，才可起身，早說也是無用，與其無意之中，爲了說話疏忽，犯他的忌，不如忍耐幾天，至少也等伊瓦布，復原起身，仔細探詢，問清他的來歷，再作打算，既非菜花峒同行壯士，怎會相識，到底以前對他，有什好處，這樣掩死相救，主意打定，含笑謝諾，老人見他，笑語溫柔，又肯聽話，孤身少女，落在自己這類野人巢穴之中，始終言動安詳，毫不心慌胆怯，并還認爲父女，實在是知恩感德，并非由於胆小害怕，想求照應，越發喜愛，笑說，好女娃兒，我知這裏，你們漢家人，住不慣，早晚終想回去，但你放心，你既是我女兒，必當親的看待，祇等過了祭月盛典，去留都可隨你的便，除却是你本人願意，無論何事，決不許人，欺侮強迫，做你不高興的事，如有冒犯，你便是我，你祇自信有理，是他欺你，不是你的過錯，你也不會先傷害他們，我們雖是野人，樣樣都要公平合理，祇管拿我這根皮鞭，打他便了，這裏雖

然也有會長，經我多年和衆人商量改變，誰也不許做那倚強凌弱，無理欺人之事，因我年紀最老，入最公平，從來沒有做過不合人心之事，又曾爲衆人，立過好些功勞，全族中人，都和我親如父子，現在雖將會長讓人，爲了以前，出過兩件事，我又年老，不肯再做，經衆公議，由新立會長，統率他們，我再照着衆人的意思，隨時監督管教，好了是受全族尊敬，永遠做將下去，他如不好，祇要有人，和我一說，我便或明或暗，和他理論，加以責罰，就用此鞭打他，本來此鞭，關係頗重，不能借與外人，單是我的乾女兒，還不能夠借去，一則，你在這裏，沒有多少天的耽擱，不願爲你在此，生出事來，使我全族，爲一二人丟臉，違背昔年無故不欺負漢家人的誓約，我又看出有人，想要欺你，你如願意，自然不管，但我看出你決不願意，一個外族來的孤身女子，無故受到欺凌，我們臉上，太無光彩，你也難免爲難，爲此將鞭，暫時借你，作爲防身之用，以免連日事忙，我一個照看不到，受人欺負，你有此鞭在手，誰均不敢和你爲難，但你事前，也要想好不可輕用，尤其你那隨身兵器毒弩，我已看過，均極利害，你的本領又高，常人未必打你得過，這裏最忌凶殺，多麼可惡，也祇能用鞭打他，千萬不可傷害一人，否則，便我全族之敵，你有多大本領，也逃不出去，我也無法保全你了，我借此鞭用意，一半固然愛你胆勇聰明，人好美貌，又有良心，一多半還是恐你，迫於無

奈，出手傷人，犯了衆怒，使我好心，變成惡意，左右兩難之故，千萬你要明白，有了此鞭，更要小心和氣，把理佔住才好呢，雙珠經這長期談話，野人語音，又較單純，初聽頗亂，時候一久，便通大意，人又聰明細心，本就會意，再見老人，一雙精光閃閃的老眼，不時斜視黃山都，和那蕩婦，面有怒容，語聲也極高亢，方才起來圍觀的男女苗人，已早歡呼走去，笙鼓歌舞之聲，始終未停，泉瀑轟轟，又極震耳，老人語聲，雖爲所掩，但是會長，和那蕩婦，却坐在相隔不遠的另一樹樁之上，料已聽去，等山關代老人，把話翻完，由不得喜出望外，心更感慰，連聲稱謝，先裝有病，來時業已吃了大半飽，祇在老人笑勸之下，跟着吃了一點，因聽山關，暗中示意，低聲耳語，得知黃山都，聽了老人之言，又見雙珠，把鞭接過，圍在腰間，滿面俱是愧憤之容，祇是不敢發作，後經蕩婦，不住獻媚勸酒，方始稍好，目光不時仍注在自己身上，料知山關，睡前所說，業已應驗，對方不懷好意，又是一個會長，自己處境，本極可慮，且喜老人阿鷹，具有極大威權，最受全族愛戴，居然偏向自己，對於漢人，懷有好感，也許可以無事，再想孤身作客，來在這類野蠻部落之中，稍一疏忽，便蹈危機，對方多不好，也是爲首主人，反正停留沒有幾天，便要起身，此去未必還會再來，雖蒙老人，借此皮鞭，多了一層保護，到底強賓不壓主，能夠隨時留意，設法規避，不與此人交結，安然

離去，不生事故，方爲上策，心中盤算，仗着山蘭，是個極好的耳目，難得彼此投機，一見如故，率性假裝不知，又坐在老人之側，始終祇和老人山蘭，隨坐在旁，自去自來的男女幼童，說笑親密，始終不曾側臉看那會長蕩婦，這般小野人，都喜雙珠，內中幾個，日裏得過好處的，業已傳遍，雖因老人勸止，說雙珠東西，業已送完，下餘都是隨身應用之物，對方不給，不許再要，但對雙珠，都有先入之見，認他是個好人佳客，再聽說是老人義女，成了一家，越發高興，用苗語喊他姑姑娘娘之類，呼朋引伴，相繼起來觀看，雙珠人又和氣，喜愛幼童天真，引得這些小野人，歡喜非常，後聽老人笑說，雙珠有病，你們人多太吵，等他病好，再和你們同玩，不要使他勞神，方始走開，先在花林塘相遇，有一個年約八九歲，名叫鴉鴉的少女，生得最逗人喜歡，雙珠也最愛他，胆勇聰明，因其一到，便迎將上來，跟在身邊，始終不肯離去，當地野人風俗，與別處不同，跳月剛開始時，除老人阿麗，年紀太老，孤身一人，已有多年，不曾加入，祇主持一些禮節儀式，發號施令而外，餘者不問男女老少，全都一起，歡呼舞蹈，另外分出一些人來奏樂，等到跳過一陣，便由那些未成家少年男女，各尋意中人，引逗舞蹈，情歌相答，一面飲食歌唱，一面調情，最後離開廣場，走向隱僻之處，各自談心快樂，留在廣場上的人，便各隨自己心意，飲食歌舞，歡呼作樂，氣息彼此，跳上

一陣，便各回到原坐之處，飲食旁觀，一時興起，又同奔往場上，歡呼舞蹈起來，這類都是有家室的人，多半同了自家父母妻子，聚在一起，偶然約上兩家最親近的同族而又人少的，坐在那裏，各不相混，老人祇有兩女一子，業已先後身死，剩下八九個孫兒女和外孫，最大的不過十二三歲，也和別的野人一樣，圍坐在老人身旁，不時往來場中，唱歌舞蹈，雙珠看出這些野人，都是一家團聚，除少年情侶外，就往場中歌舞，偶然也用竹管，將木桶中的酒，狂飲一陣，多一半，還是取了酒肉，回到自家人的坐處，一同飲食，便方才那些好奇來觀的男女幼童，和自己說笑一陣，也都回到自己父母家人身旁，祇鴉鴉一人，依依身側，不肯離去，見他生得體格健實，一雙眼睛，又黑又亮，蘋果臉上，不時浮起兩個笑渦，由不得心生憐愛，便把他攬在懷中，隨意取些食物與他，等老人把方才的話談完，無意中，問他父母家人，現在何處，如何不往相聚，山蘭從旁，插口代說，才知鴉鴉之父，也是族中壯士，前四年，衆人正要選他做酋長，這日同了黃山都和幾個野人出獵，忽然失蹤，等到尋見，已祇剩下一堆白骨，旁邊鱗跡甚多，知被毒蟒所殺，乃母夫妻情熱，前往報仇，居然尋到一條大蟒，將其殺死，可是人也爲蟒所傷，如非黃山都，得信趕去，拚死力相助，命早不保，不久人便悲憤而死，黃山都也因此舉，得了勇名，爲全族中，第一勇士，跟着選了酋長，彼時鴉鴉年才

五歲，從此剩他一人，雖然年幼，最是勇敢機警，從小便知練習射箭擲矛，祇是性情古怪，獨居乃母樹屋之中，不肯跟隨別的大人，後被老人知道，方始帶往花林塘，也是獨居一所小屋，不論和他多好的童伴，向例都在下面遊戲，輕易不容一人上去，老人因他年幼，樹屋本是現成，因其再三苦求，非要獨居不可，恰巧那所樹屋又小，本是老人閒中無事，隨意造成，打算將來，分給一個年老無力的族人居住，見他小小年紀，有此胆勇，又能隨意上下繩梯，毫不胆怯，便依了他，後在暗中留意，見他每日練習刀矛弓矢甚勤，後往屋中查看，尋出一包塗矛弩的毒藥，說是父母所留，知是奇毒，從來不曾動過，另有幾枝毒弩，也是如此，老人生疑，再三盤問，說是父母均死毒蟒之手，準備大來，盡殺林中毒蟒之用，老人見他說時，淚隨聲下，甚是悲壯，越發憐愛，由此便令衆人，對他格外照看，以免年幼無知，去往林中犯險，一晃數年，均無異狀，祇每年祭神過節，老是孤身一人，坐在隱僻無人之處飲食，也和同伴，一同歌舞歡笑，跳完一陣，自行歸坐，從不與人合流，連老人叫他同坐，也祇略坐片刻，便即離開，命人往尋，業已孤身一人，坐回原處，對於老人，却是親熱已極，這時，不知怎的，對於雙未，這樣依戀不捨，想是少女好奇，雙珠人又和善，更易親近之故，說過也就拉倒，老

一年，鴉鴉對他，越發親熱，常往所居樓上玩耍，遇事便做，十分勤快，老人

又愛勞作，見鴉鴉不像別的孫兒女那樣頑皮，遇事相助，自己稍爲倦臥，便在旁邊，聲息皆無，因此越來越愛，老人平日睡眠極少，又無定時，日常無事，必有兩次小睡，無論何人，都不令其上屋，祇鴉鴉從不驚動，有他在旁，并有好些方便，漸漸習以爲常，幾次叫他同住一屋，鴉鴉推說，恐別的兄弟姊妹不高興，室中有人同臥，也睡不着，祇得罷了，見他和雙珠親熱，守在旁邊不去，也頗高興，笑問，這個新姑姑，已做了我的女兒，你也做他女兒，可願意麼，鴉鴉聞言，立時喜諾，照着野人禮節，喊了一聲好娘娘，便撲上身去，雙珠雖是未婚少女，平日溫柔嫻靜，但極明白事理，心有主見，內性剛強，勝於男子，一點不以爲意，平日又知各蠻族的風俗，對於鴉鴉，反更憐愛，無意中笑問，我原是遭難遇救，蒙老公公救我來此，將來也許常來看望義父，不會在此久居，我很愛你，你又沒有父母兄弟，孤身一人，肯跟我去麼，說時，本令山蘭，代爲通話，不料鴉鴉，竟能會意，連說願意，雙珠知道這類蠻女，最是真誠樸，沒有虛假，由山蘭把話問明之後，連老人也覺出於意料，因鴉鴉少女心直，先頗高興，後來問出自己年幼，義母身有要事，前途艱險，須等將來接他，暫時不能同行，便是失望，倚在懷中，滿面都是愁苦之容，雙珠本極愛他，覺着此女，聰明胆勇，不該說笑引逗，使其失望難過，方要好言相勸，說自己將來一定把他接去，祇要老公公答

應，不論多麼艱難，決不辜負他的心意，鴉鴉不知想到什麼，忽然轉憂爲喜，并託山蘭轉告，要好姑娘，答應娶他，不是漢家人假話，他便高興，就不來接，自己也會尋去，并請雙珠，未走以前，住在他的屋內，衆人知他，年幼稚氣，連地方途向，都不知道，如何能夠孤身往尋，恐其失望難過，也都笑諾，山蘭也和雙珠，越來越投機，不捨離開，便告鴉鴉，長幼三人，同住自己屋內，鴉鴉居然點頭答應，老人和山蘭，均覺他當夜改了皮氣，祇說雙珠人好之故，長幼數人，說笑飲食，不覺殘月西斜，場上的人，仍在歌舞狂歡，不曾停止，雙珠先想裝病，早回花林塘安息，好在鴉鴉，常時往來兩地，明日便可令他，窺探夷苗伊瓦布的傷勢，祇要稍好，便可提前相見，後見老人，對他愛重，高興頭上，聽口氣似想自己，與之同回，覺着身受此老救命之恩，人又這樣好法，以後之事，還要仗他相助，不應使其掃興，又聽山蘭，說那皮鞭的威信，帶在身上，決無一人，敢於冒犯，自己幾次探詢老人，和伊瓦布，夜來問答的話，均與來時所料相左，聽那意思，好像一個身染重病，被他父女姊妹，以全力救活的苗人，乃是別峒擺夷，并非同來壯士，更非阿成尋來，中間鴉鴉討好巴結，又自往山後，夷苗養病的樹屋之內探看，問其是否阿成，和他同行壯士，後來歸報，說那夷苗，周身腫脹，皮膚紫黑，臉上還有一條黑印，并不知道什麼叫做阿成，也未由菜花峒來，與回答老人的

話，大致相同，自說人雖稍好，但極疲倦，身上一絲不掛，敷滿傷藥，剛剛好了一點，想多睡上些時，最好等他靜養，復原之後，便向主人謝恩，問知雙珠，已拜老人爲父，又收鴉鴉，做了義女，面上神情，似頗歡喜，并問漢家女子，叫什名字等語，雙珠聞言，越知不是阿成，心中失望，不由把前念，打消了一半，又見會長黃山都，雖然前後過來了幾次，祇朝自己，看上幾眼，一言未發，也未再有無禮舉動，每來老人雙目，均注定在他面上，對方似有畏懼之容，知這老會長，威權甚重，誰也不敢違抗，越發放心，等其轉身歸坐，暗中偷覷，那同坐苗婦，神態浮蕩，不時斜視自己，帶出妬恨之容，心想，這類苗婦，多疑善妬，雙方正在情熱頭上，也不容這野人，有什異圖，還是討這老會長的歡心，一同回去，人散再走爲是，便坐了下來，這一場慶功歡宴，直到天光大亮，朝陽已然升起，方始停止，雙珠先對黃山都，本懷輕視之念，等到快要終場，忽然看出對方，也和老人一樣，受全族衆人敬重，所有野人，大都十八爲羣，朝他禮拜歡呼，和對老人一樣至誠，有的並還伏在他的身前，把脚捧起，踏向頭上，以示敬愛之意，同聲稱贊，說他如何勇敢聰明，能爲衆人出力，將食人凶苗，這樣大害，一舉除去，還得了許多東西，感激非常等語，對於老人阿廳，也是同樣歡呼禮拜，親熱已極，直分不出什麼高低，昨夜見他，和那新携來的蕩婦，摟抱親熱，好些不堪的醜態，

這時，獨立場中，向衆發令，身上裝束，既極威武，人又生得雄壯，尤其野人甚多，少說也有一千以上，同向這老少二人，相繼歡呼聲震林野，手中刀矛高揚，閃閃生光，並且先拜會長，後拜老人，看去聲勢，也頗驚人，不禁心生警惕，格外戒備不提，事前，黃山都會來面前，向山蘭陪笑，說了一陣，雙方語聲都急，似在爭論，聽不出是何用處，老人並還插嘴，說了幾句，黃山都看了自己一眼，隨即走去，山蘭滿臉均是憤激之容，老人又說了幾句，彷彿是在解勸，山蘭不聽神情，蕩婦本與會長，形影不離，終場時節，似想同受族人禮拜，被黃山都止住，低聲說了幾句，獨自走向場中，向衆發話，蕩婦始而欲行又止，由此使朝山蘭怒視，好似遷怒神氣，山蘭瞥見，當時起立，似想發作，被老人止住，蕩婦似知不敵，忙即偏頭，另看別處，對於雙珠，不時媚笑，表示親近之意，與初見時怒視不同，雙珠因黃山都業已走往前面，暗中留意，看得畢真，心料這兩人，各懷妬憤，又見老人，臉容不快，未便詢問，後隨老人，受完禮拜，回轉花林塘路上，設詞探詢，才知這類慶功典禮，由開始到終場，會長例受族人，禮拜敬愛，本應會長夫婦並立，山蘭因憤丈夫無良，得新忘舊，又看出他來請自己，往受全族禮敬，是因看出他和雙珠交好，別有野心，雖經老人勸說，仍是一口堅拒，黃山都因覺當夜老人，也有怪他之意，並將皮鞭，借與雙珠防身，當面不敢有什麼舉動，祇得強忍

氣憤，率性連蕩婦，也不令其一同向前，獨自一人，立向場中，蕩婦陰謀未成，自己也不能同受衆人禮拜，自然懷恨，但又無可如何，雙珠早就看出那苗婦，人並不美，非但神情淫蕩，會長黃山都，已爲所惑，並且目有凶光，決非善良，山蘭先還勸，見人之後，便妒火中燒，便不由自主，惟恐自己走後，受狗男女陰謀暗算，到了先住棚屋之內，重又婉言力勸，山蘭也覺有理，心中感激，連聲應諾，雙珠見他聰明曉事，又講說以前，每見必要爭吵拚命，像昨夜那樣，已是聽了自己的勸，忍而又忍，比以前要好得多，也許仍照自己所說去做，也頗高興，鴉鴉由此，便和雙珠同臥，睡到第二日午後起身，鴉鴉業已先醒，獨自走去，一會回報，說伊瓦布，還未復原，說他一好，便來相見，此時千萬不要尋去，雙珠祇得罷了，花林塘共祇住有十來家野人，除一般男女幼童外，大人不得老人允許，誰也不敢走動，便黃山都，也非有事求見，不能隨意走進，已成習慣，雙珠先不知道，急於準備起身，明知無益，仍約了山蘭，借打獵遊玩爲名，入林探路，走出十來里，方覺道路雖然艱險，這一帶毒蛇猛獸，還不甚多，忽然發現有人在旁窺探，山蘭還當外族仇敵，忙發警號，吹動人骨哨子，一面戒備，往回退走，跟着，便見黃山都，首先趕來，野人也相繼趕到，四面搜索，並無影跡，後聽鴉鴉，背人告知，說暗中窺探的，便是會長和那蕩婦，還有兩個族中壯士，雙珠心雖生疑，因其夫

妻不和，見面並未交談，便往左近搜索，沿途本有野人守望，相隔不遠，相繼趕到，似因受過老人警告，妄念已息，祇看了一眼，話都未說，聞言將信將疑，見鴉鴉說時，十分氣憤，還勸了他幾句，次日因聽老人說，楠木林相隔，雖然甚遠，但有一條捷徑，剛剛訪問出來，祇有兩三日路程，便可趕到，心中一喜，又和山蘭，同往探看，剛走出三四里，山蘭忽然腹痛，去往一旁便解，鴉鴉好似有什警覺，剛往斜刺裏奔去，雙珠因他年紀雖小，動作輕快，機警非常，林中的路又熟，常時走開，轉眼就回，當地林深箐密，甚是難走，光景又極黑暗，山蘭恐他迷路，說好不令走開，正拿着那盞皮燈籠想心事，忽聽面前，似有響動，定睛一看，燈光之下，面前立着二人，正是會長黃山都，和那蕩婦，身後還跟着三個身材高大，貌相猙獰的野人，滿臉詭笑，神情大是不善，心中一驚，要知後事如何，請看下集分解。

